

845.26
0013

國粹文學之一

文信國指南錄

古今圖書局出版

國粹文學之一

文信國指南錄

古今圖書局出版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
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

日 日

出版

定價 四角



出版者

華商 古今圖書局

代行者兼

靜虛齋主人

印刷者

酒井平次郎

印刷所

登記商號 同文印刷舍

日本東京神田區小川町三十四番地

古今圖書局編輯部

總發行所

日本東京神田區雨神保町七番地

古今圖書局營業部

代派處 日本 中國

日本東京小石川區久堅町

古今圖書局取次所

日本東京市各番肆

上海商務印書館

山西晉新書社

文 信 國 絕 命 自 贊 之 詞

孔曰成仁

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

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

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

庶幾無愧

謁文山祠

丞相英靈消未消。絳帷燈火颯寒飈。乾坤浩蕩身難
繫。道路間關夢且遙。花外子規燕市月。水邊精衛浙
江潮。祠堂亦有西湖樹。不遣南枝向北朝。

挽文丞相

徙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彭
出。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馭遠。月明華表鶴
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灑淚時。

文丞相叙

國之所與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觀人之國家者，惟觀人心。何如爾？此固儒者尋常迂闊之論。然萬萬不踰此理。今天下崩裂，忠臣義士死於國者，極慷慨激烈，何啻百數。予謂漢唐末年有是夫，於是可以覘國家氣數矣。藝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大哉王言。直驗於三百年後。丞相文公天祥，才略奇偉，臨大事無懼色，不敢易節。德祐一年乙亥夏，遭韃深迫內地，公時居鄉，挺然作檄書，盡傾家貲，糾募吉贖鄉兵三萬人勤王。除浙西制置使。九月，至平江開闢。十一月，朝廷召公以浙西制置使勤王入行在。二年丙子正月，韃兵犯行在皋亭山。丞相陳宜中奏請三宮不肯遷駕，即潛挾二王奔浙東。韃僞丞相伯顏聞而心變，意欲直入屠絨京城。在朝公卿咸驚懼，衆慙恚文公使韃軍前，與虜語。朝廷假公以丞相名及出。一見逆臣呂文煥，即痛數其罪。又見逆臣范文虎，亦痛數其罪。文煥文虎意俱怒，導見虜酋伯顏。公竟據中坐胡床，仰面瞪目，撫鬚翹足，倨傲談笑。虜酋伯顏問其爲誰，公曰：大宋丞相文天祥。伯顏責不行胡跪之禮。公曰：我南朝丞相。汝北朝丞相。丞相見丞相不跪，遂終不屈。其他公卿朝士見虜酋或跪或拜，賣國

乞命。獨公再三與韃酋伯顏慷慨辨論。尙以理折其罪。辯析夷夏之分。語意皆不失國體。深反覆論文煥之逆。伯顏竟解文煥兵權。又沮渴伯顏直入屠絨虜掠京城百姓之凶。伯顏始怒終敬。爲其所留。不復繼入京城。竟挾北行。至京口。賊酋阿朮勒丞相諸使親札諭維揚降韃。獨文公不肯署名。虜酋暫留公京口虜館。時維揚堅守城壁。與賊酋阿朮據京口對壘。虜賊禁江禁夜。把路把巷。甚嚴密。公間關百計。擲金買監絆者之心。寓意同監絆虜酋。往來妓館。褻狎買笑。意甚相得相忘。又得架閣杜濟相與爲謀。二月晦。夜遁出城。僉渡江登眞州岸。僉歷賊寨。勞苦跋涉難饜。時全太后幼帝北狩。將道經維揚。公欲借揚州兵與賊戰。邀奪二宮還行內。公叫揚州城。揚州疑公不納。復西行叫眞州城。即差軍送東往秦州。由海而南。南北之入悉以公爲神。朝廷重拜爲右丞相。又於汀漳間募士卒萬餘人。勦叛臣易正大。驅馳二三年。景炎三年。歲在戊寅。十一月。湖陽縣值賊服腦子不死。爲賊所擒。終不屈節。談笑自若。賊以刀脅之。笑曰。死末事也。此豈可嚇大丈夫耶。嘗伸頸受之。賊逼公作書說張少保世傑叛南歸北。公曰。我旣大不孝。又教人不孝父母耶。不從其說。賊擒公至幽州。見僞丞相博羅等不跪。衆虜控持。擯

腰捺足。必欲其跪。則據坐地上叱罵曰。此刑法耳。豈禮也。賊命通事譯其語。謂公曰。不肯投拜。有何言說。公曰。天下事有與有廢。自古帝王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我今日忠於大宋社稷。至此何說。汝賊輩蚤殺我則畢矣。賊曰。語止此。汝道有與有廢。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付與別國了。又逃去。有此人否。公曰。汝謂我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去之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奉旨。使汝伯顏軍前。被伯顏執我去。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之二太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爲去之之圖爾。賊曰。德祐嗣君。非爾君耶。公曰。吾君也。賊曰。棄嗣君別去立二王。如何是忠臣。公曰。德祐嗣君。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時社稷爲重。君爲輕。我立二王爲宗廟社稷。計所以爲忠臣也。從懷帝愍帝而北者。非忠臣。從元帝爲忠臣。從徽宗欽宗而北者。非忠臣。從高宗爲忠臣。賊曰。二王立得不正。是篡也。公曰。景炎皇帝。度宗長子。德祐嗣君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德祐已去之後。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有太皇太后聖旨。如何是無所授命。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而立。亦何不可。賊曰。備旣爲丞相。若奉三宮走去。方是忠臣。不然。則引兵與

伯顏決勝負。方是忠臣。公曰。此語可責陳丞相。不可責我。我不當國故也。賊曰。汝立二王。曾爲何功勞。公曰。國家不幸喪亡。我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一日盡臣子之責。何功勞之有。賊曰。既知不可爲何必公。公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爾。若不可救則命也。今日我有死而已。何必多言。賊曰。汝要死。我不教汝死。必欲汝降服而後已。公任汝萬死萬生。煨煉試觀我變。耶不變。耶我大宋之精金也。焉懼汝賊輩之篝火耶。汝至死我而止。而我之不變者。初不死也。叨叨語十萬劫。汝只是夷狄。我只是大宋丞相。殺我即殺我。遲殺我。我之罵愈烈。昔人云。落桂之性。到死愈辣。我亦曰。金石之性。要終愈硬。公後又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興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召周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爲太子。夫戎之亂。諸侯迎之。宜臼是爲平王。漢光武興於南陽。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似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無貶焉。禹傳益不傳啓。天下之人皆曰。啓吾君之子也。謳歌訟獄者歸之。漢文帝即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春秋亡公子入爲國君者何限。齊桓晉

文是也。誰謂奔去者不當立。前日汝賊來犯大紀。理不容不避。二王南奔。勢也得程嬰公孫杵臼輩。出存趙氏。爲天下立綱常主。揆諸理而不謬。又寧復問有無授命耶。惜乎。先時不會以此數事歷歷詳說與賊酋一聽。此皆公首陷幽州之語。公始被賊擒。欲一見忽必烈大罵就死。機洩。竟不令見忽必烈。因叛臣青陽留夢炎教忽必烈曰。若殺之則全彼爲萬世忠臣。不若活之。徐以術誘其降。庶幾耶主可爲盛德之主。忽必烈深善其說。故公數數大肆罵詈。忽必烈知而容忍之。必欲以術陷之於叛而後已。數使人以術劫刺耳語。公始終一辭曰。我決不變也。但求早殺我爲上。賊屢遣舊與公同朝之士密誘化其心。公曰。我惟欲得五事。曰。剛曰。斬曰。烹曰。投於大水。中惟不自殺耳。賊又勸太皇傳諭說公降。公亦不聽。諸叛臣在北。妬其忠烈。與賊通謀。密設機奔奪其志。公卒不陷彼計。反明以語韃。衆酋盡伏其智。且俾南人羣然問六經子史奇書釋老等疑難之事。令墮於窳鄉。衆謀折其短誤。公朗然辯析議論。了無不通。強辯者皆屈。北人有敬公忠烈求詩求字者俱至。迅筆書與。悉不吝。公妻妾子女。先爲賊所虜。後賊俾公妻妾子女來哀哭勸公叛。公曰。汝非我妻妾子女也。果曰。真我妻妾子女。寧肯叛而

從賊耶。弟嬖來亦如是辭之。登已受僞爵。嘗以韃鈔四百貫遺兒。公曰。此逆物也。我不受。摩慚而卷歸。後公竟如風狂狀。言語更烈。一見韃之酋長。必大叱曰去。有南人往謁。公問汝來何以。曰求北地勾當。公即大叱之曰去。是人數日復來謁。已忘其人曾來。復問曰。汝來何以。是人曉公意。惡韃賊。給對曰。持來兒公。餘無他焉。公意則喜笑。垂問如舊親識。他日是人復來。公又忘之矣。叛臣留夢炎等皆罵曰。風。漢北人指曰。鐵。漢。千百人曲說其降。公但曰。我不曉降之事。虜酋曰。足跪於地。則曰降。公曰。我素不能跪。但能坐也。賊曰。跪後受爵祿富貴之榮。豈不爲樂。何必自取憂苦。公曰。旣爲大宋丞相。寧復效汝賊輩帶牌而爲犬耶。或強以虜笠覆公頂上。則取而溺之。曰。此濁器也。德祐八年冬。忽有南人謀刺。忽必烈戰栗不果。被賊殺。或謂久留公終必生變。非利於韃。忽必烈數遣叛臣留夢炎等堅逼公歸逆。謂忽必烈曰。韃韃不自爲我相。惟文公可以爲之。得其降則以相與之。公曰。汝輩從逆謀生。我獨謀盡節而死。生死殊塗。復何說。大宋氣數尙在。汝輩大逆至此。亦何面目見我。遂唾夢炎等去之。會有中山府薛姓者告於忽烈曰。漢人等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爲主。倡義討汝。忽必烈取文公至問之。公慨然

受其事曰。是我之謀也。請全太后德祐嗣君。至則實無其事。公見德祐嗣君。即大恸而拜。且曰。臣望陛下甚深。陛下亦如是。耶謂嗣君亦從事於胡服也。忽必烈始甚怒公。然忽必烈意尙愍公忠烈。猶望公降。彼再三說諭。公數忽必烈五罪。罵詈甚峻。忽必烈問公欲何如。公曰。惟要死耳。又問欲如何死。公曰。刀下死。忽必烈意欲釋之。俾公爲僧。尊之曰國師。或爲道士。尊之曰天帥。又欲縱之歸鄉。公曰。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生耶。但求死而已。且痛罵不止。諸酋咸勸殺之。再致日後生事。忽必烈始令殺之。公聞受刑。歡喜踴躍。就死。行步如飛。臨下刃之際。忽必烈又遣人諭公曰。降我。則令汝爲頭丞相。不降。則殺汝。公曰。不降。且繼之以罵。及再俟。忽必烈報至。始殺公。公之神爽已先飛越矣。及斬頸間。微湧白膏。剖腹而視。但黃水。剖心而視。心純乎赤。忽必烈取其心肺與衆食之。昔公天庭擢弟。唱名第一。出而拜親。革齋先生留京師。病已亟。命之曰。朝廷策士。擢汝爲狀頭。天下人物可知矣。我死。汝惟盡心報國家。母夫人遭德祐變。故逃避入廣。又嘗教公盡忠。故公始終不違父母之訓。盡死於國家。無二心焉。公自號三了道人。謂儒而大魁。仕而宰相。事君盡忠也。忠臣孝子。大魁丞相。古今惟公一人。南

人慕公忠烈者。已撫公之哭母詩。母嘗教我。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曾相見。鬼神共歡喜。之語。作鬼神歡喜圖。私相傳翫。公在患難中。嘗終日不語。冥然默坐。若無繫心者。五載陷虜。千磨萬折。難殫述其苦。事事合道。言言皆經。一以相去遠。二以人畏禍。不肯傳。百僅聞其一二。累歲摧挫之餘。老氣崢嶸。視初時愈勁。時作歌詩自遣。皆許身殉國之辭。間見數篇。雖有才學。然怪其筆力不能操。予奪之權。氣索意沮。深歎其語。後乃知叛臣在彼。諛虜或嫉公。或僞其歌詩。揚北軍氣。馘眇我朝孤殘。憐餘喘不得復生之語。雜播四方。損公壯節。公自德祐二年陷虜北行。作指南集。景炎三年。陷虜作指南後集。公筆以授戴俊卿。文公自叙本末。有稱賊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曰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虜酋名。不書其僭僞語。觀者不可不辨。必蔽於賊者畏禍。易爲平語耳。詩之劇口罵賊者。亦以是不傳。禮部郎中鄧光薦蹈海爲賊鈞取。文公與之同患難。頗多唱和。杜濟嘗除侍郎。海中殺賊頗夥。後以戰死。公之家人皆落賊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賊曹謂我兄如此。我寧忍耶。惟流落無依。欲歸廬陵。賊未縱其還鄉。公名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廬陵人。父名儀。號革齋。被擒後。己卯歲。往北道。間作祭文。遣孫禮詣廬陵革齋先生。

墓下爲祭。仍俾姪升立一嗣。公寶祐四年。年二十一歲。廷對擢爲大魁。四十一歲拜丞相。亂後出處大略如此。平生有事業文章。未悉其實。未敢書。思肖不獲識公面。今見公之精忠大義。是亦不識之識也。人而皆公也。天下何慮哉。意甚欲持權衡筆。詳著忠臣傳。苦耳目短。不敢下筆。然聞爲公作傳者。甚有其人。今諒書所聞一二。助他日太史氏採摭。當嚴直筆。使千載後逆者彌穢。忠者彌芳。爲後世臣子龜鑑與。所南鄭思肖叙。

寧、可

枝、頭

抱、香

死、不

曾、吹

落、北

風、中

序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文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采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自述。世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爲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涕下。裂眦扼腕。思喪元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也。盡其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漸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盡言之。何由以及乎人。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有以傳。是又與人爲善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漸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族裔。今大僕少卿公宗嚴。將是集。屬守仁。爲之序。守仁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兄承蔭。命其子庠生繼宗。嘗以序請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餘。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

二
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蘄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彰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爾已。

後學餘姚王守仁撰

我所思兮文丞相英風凜凜照穹壤失身匍匐草莽間
屢迫以死彌忠壯虛空可變心不變吐語鏗然金石響
相公骨朽化爲土生樹開花亦南向嗚呼五歌兮併悽
愴望公不見愁泱泱

自序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乃壬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臬。予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曰夕贊陳樞使宣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畧。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太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修門三十里。是日虜帥即引董叅政。以兵屯榷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尙可以口舌動也。二十日至高亭山。詰虜帥前後失信。虜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旣而呂師孟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昂。皆以府第爲祈請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

北廬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脅。欲卽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等州。予俟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間。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二日早。制司人來。乃出文書。謂丞相爲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爲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托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陽。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且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爲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虜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頓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元。自府於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己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屩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文天祥自序。

後序

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尙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詔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訴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

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詎大闕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脫京口。挾七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余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眞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楊州。過瓜洲。楊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楊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買家莊。幾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臯。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死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生死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昆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爲一卷。脫京口。趨眞州。楊州。高郵。泰州。通州。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題曰指南錄。將藏之于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爲。所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僇。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

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爲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于師。以爲前驅。雪九廟之耻。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

臣心一片磁針石
不指南方不肯休

指南錄 卷一

趣闕

楚月穿春袖。吳霜透曉鬢。壯心欲壞海。苦膽爲憂天。役役慙金注。悠悠歎瓦全。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

所懷

予自高亭山爲北所留。深悔一出之誤。聞故人劉小村陳蒲塘引兵而南。流涕不自堪。

只把初心看。休將近事論。誓爲天出力。疑有鬼迷魂。明月夜推枕。春風晝閉門。故人萬山外。俯仰向誰言。

自嘆

正月十三夜。予聞陳樞使將以十五日會伯顏於長堰。予力言不可。陳樞使爲尼此行。予自知非不明。後卒自蹈。殊不可曉也。

長安不可詣。何敢會高亭。倦鳥非無翼。神龜弗自靈。乾坤增感慨。身世付飄零。回首西湖曠。雨餘山更青。

鐵錯

貔貅十萬衆。日夜望南轅。老馬翻迷路。羝羊竟觸藩。武夫傷鐵錯。達士笑金昏。單騎見回紇。汾陽豈易言。

和言字韻

予以議論大烈。北愈疑憚。不得歸闕。將校官屬。日有叛去。世道可歎。悠悠天地濶。世事與誰論。清夜爲揮涕。白雲空斷魂。死生蘇子節。貴賤翟公門。前輩如瓶戒。無言勝有言。

愧故人

九門一夜漲風塵。何事癡兒竟誤身。子產片言圖救。鄭仲連本志爲排。秦但知懷慨。稱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玉勒雕鞍南上去。天高月冷泣孤臣。

求容

眼看銅鑼燕雀羞。東風花柳白皇州。白雲萬里易成夢。明月一。間都是愁。男子鐵心無。地。卷。蓬。人。血。淚。向。天。流。鷄。鳴。曾。脫。函。關。厄。還。有。當。年。此。客。不。

紀事

予詣北營。辭色慷慨。初見大酉伯顏。語之云。講解一段。乃前宰相首尾。非予所與知。今大皇以予爲相。予不敢拜。先來軍前商量。伯顏云。丞相來勾當大事。說得是。予云。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欲以爲國歟。欲毀其社稷歟。大酉以虜詔爲解說。謂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予謂爾前後約吾使多失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兵平江或嘉興。俟講解之說達北朝。看區處如何。却續議之。時兵已臨京城。紆急之策。惟有欺北以爲後圖。故云爾。予與之辨難甚至。云能如予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禍未已。非爾利也。北辭漸不遜。予謂吾南朝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大酋爲之辭屈。而不敢怒。諸酋相顧動色。稱爲丈夫。是晚諸酋議良久。忽留予營中。當時覺北未敢大肆無狀。予既繫絏。賈餘慶以逢迎繼之。而國事遂不可收拾。痛哉。痛哉。

三富九廟事方危。狼子心腸未可知。若使無人折狂虜。東南那個是男兒。
春秋人物類能言。宗國常因口舌存。我亦瀕危專對出。北風滿野負乾坤。
單騎堂堂詣虜營。古今禍福了如陳。北方相顧稱男子。似謂江南尙有人。
百索無厭不可支。甘心賣國問爲誰。豺狼尙畏忠臣在。相戒勿令丞相知。
慷慨輕身墮漢蓁。羝羊生乳是歸期。豈無從史私袁盎。恨我從前少侍兒。
英雄未肯死前休。風起雲飛不自由。殺我混同江外去。豈無曹翰守幽州。

紀事

正月二十日晚。北留予營中。云北朝處分。皆面奉聖旨。南朝每傳聖旨。而使者實未
曾得到簾前。今程鵬飛面奏大皇。親聽處分。程回日。却與丞相商量大事。畢歸闕。既
而失信。予直前責虜酋。辭色甚厲。不復顧死。譯者再四失辭。予迫之益急。大酋怒且
愧。諸酋群起呵斥。予益自奮。文煥輩勸予去。虜之左右皆喑喑嗟嘆。稱男子心。
狠心那願。軟銅盤。舌在縱橫。擊可汗。自身爲齏粉。碎虜中方。丈夫看。

紀事

正月二十日。至北營。適與文煥同坐。予不與語。越二日。予不得回闕。詬虜酋失信。盛氣不可止。文煥與諸酋勸予坐野中以少遲。一二日即入城。皆給辭也。先是予趣平江。入疏言叛逆遺孽不當待以姑息。乞舉春秋誅亂賊之法。意指呂師孟朝廷不能行。至是文煥云。丞相何故罵煥以亂賊。予謂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汝非亂賊而誰。三尺童子皆罵汝。汝獨我哉。煥云。襄守六年不救。予謂力窮援絕。死以報國可也。汝愛身惜妻子。旣負國又饋家聲。今合族爲逆。萬世之賊臣也。孟在傍甚忿。直前云。丞相上疏欲見殺。何爲不殺取師孟。予謂汝叔姪皆降。北不族滅汝。是本朝之失刑也。更敢有而皮來做朝士。予實恨不殺汝叔姪。汝叔姪能殺我。我爲大宋忠臣。正是汝叔姪周全我。我又不怕。孟語塞。諸酋皆失色。動顏。唆都以告伯顏。伯顏吐舌云。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唆都閑云。丞相罵得呂家好。以此見諸酋亦不容之。不一拚死報封疆。忍使湖山牧虎狼。當日本爲妻子計。而今何面見三光。虎頭牌子織金裳。北面三年蟻夢長。借問一門朱與紫。江南幾世謝君王。梟獍何堪共勸酬。衣冠塗炭可勝羞。袖中若有擊賊笏。便使兜渠面血流。

麟筆巖於首。惡書。我將口舌擊。奸。諛。雖非周勃安。劉。手。不愧當年產。祿。誅。

卷

信雲父

信世昌字雲父。東平府人。公子無忌之後。嘗爲虜大常丞。北方之儒也。隸峻都。峻都使之來伴予。雲父知古今識道理可語。中原遺黎。甚憐憐於本朝。頗輸情焉。作詩見贈兩句云。宗廟有靈賢相出。黔黎無害大皇明。京師爲之傳誦。雲父大意以爲高麗地方數千里。昨喪其半。遂稱藩。大元喜其不拒。并侵疆歸之。今傳國如故。大宋衣冠正統。非高麗比。北必不敢無禮於吾社稷也。雲父念本朝亦願望之辭。東魯遺黎老子孫。南方心事北方身。幾多江左腰金客。便把君王作路人。

信雲父好爲詩。而辭極俚近。一日問予詩法。予因舉官詞數章。比興悠長。意在言外。雲父恍有所得。明日袖出一絕云。東風吹落花。殘英猶戀枝。莫怨東風惡。花有再開時。言予之不忘王室。而王室之必中興也。雲父居近闕里。漸染孔氏之遺風。故其用意深厚。而超悟如此。

肯從悟室課兒書。嚼雪風流却減渠。我愛信禮冠帶意。任教句法問何如。

則堂

北入京城。賈餘慶迎逢賣國。既令學士降詔。俾天下州郡歸附之。又各州付一省割。惟樞密則堂家先生鉉翁。於省割上不肯押號。吳丞相堅號老儒。不能自持。一切惟賈餘慶之命。其愧則堂甚矣。程鵬飛見則堂不肯奉命。堂中作色欲縛之去。則堂云。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廳以待執。北竟不敢誰何。予在北以忠義孤立。聞其事。以自壯云。

山河四塞。舊。甌。金。藝。祖。高。宗。實。鑒。臨。一。日。盡。將。輸。敵。手。何。人。買。國。獨。甘。心。
中書堂帖下諸城。搖首庭中號獨清。此後方知樞密事。從今北地轉相驚。

思蒲塘陳

揚旌來冉冉。捲旆去堂堂。恨我飛無翼。思君濟有航。麒麟還其處。熊虎已何鄉。南國靡無恙。中興事會長。

思方將軍

始興溪子下江淮。曾爲東南再造來。如虎如熊今固在。將軍何處上金臺。

峻都

峻都爲予言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在大宋爲狀元宰相今爲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說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這是男子心天下一統做大元宰相是甚次第國亡與亡四箇字休道予笑而拒之峻都常恐予之伏死節也

虎牌筮號公卿不直人間一唾輕但願扶桑紅日上江南匹士死猶榮

二王

峻都忙古歹一日問度宗幾子答曰三子問皇帝是第幾子答曰第二子立嫡也問第一子三子封王乎曰吉王一信王問今何在曰大臣護之去矣駭云去何處曰非閩則廣宋疆土萬里儘有世界在云旣是一家何必遠去曰何爲恁地說宗廟社稷所關豈是細事北朝若待皇帝好則二王爲人臣若待皇帝不是即便別有皇帝出來二酋爲之愕眙不能對

一馬渡江開晉土五龍夾日復唐天漢家苗裔眞隆準虜運從來無百年

氣概

峻都一日問予。何以去平江。予曰。有詔。趣入衛。問予兵若干。予對五萬人。喟然嘆曰。天也。使丞相在平江。必不降。予問何以知之。云。相公氣概。如何肯降。但累城內百姓。予謂果斯打。亦未見輸贏。峻都大笑。氣概如虹。俺得知。留吳那肯。豎降旗。北人不解欺心語。正恐南人作淺窺。

使北

北兵入城。既劫詔書。布告天下州郡。各使歸附。又逼天子拜表獻上。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樞密使謝堂。參政家鉉翁。同知劉岳五人。奉衣北庭。號祈請使。賈幸國難。自詭北人氣。馱不可向邇。謝無識附和。吳老儒畏怯不能爭。劉狎邪小人。方乘時取美。官揚揚自得。惟家公非願從者。猶以爲趙祈請意。北主或可語。冀一見陳說。爲國家有一綫。故引決所未忍也。五人之行。皆出北意。吳初以老病求免。且已許之。故表中所述。賈謝家劉四人。吳不與焉。二月初八日。四人登舟。忽伯顏趣予與吳丞相俱入北。予不在使者列。是行何爲。蓋驅逐之去耳。予陷在難中。無計自脫。初九日與吳丞相同被逼脅。艓勉就船。先一夕。予作家書。處置家事。擇翌日定行止。行則引決。

不爲偷生。及見吳丞相參政。吳殊無殉國之意。家則以爲死傷勇。祈而不許。死未爲晚。予以是徘徊隱忍。猶冀一日有以報國。惟是賈餘慶。兇狡殘忍。出於天性。密告伯顏。使啓北庭。拘予以於沙漠。彼則賣國。佞北。自謂使畢。師歸。愚不可言也。謝堂已宿謝村。初九日。忽駕舟而回。或謂峻都爲之地。伯顏得賄而免堂。曲意奉北。可鄙惡尤多。詩記其事。

白說家鄉古相州。白麻風旨出狂酋。中書盡出降元表。北渡黃河衣錦游。賈至尊馳表獻燕城。肉食那知以死爭。當代老儒居首揆。殿前陪拜率公卿。吳江南浪子是何官。只當空廬雜劇看。撥取公卿如糞土。沐猴徒自辱衣冠。劉公子方張奉使旗。行行且尼復何爲。似聞傾盡黃金塢。辛苦平生只爲誰。謝廷爭堂堂負直聲。飄零沙漠若爲情。程嬰存趙真公志。賴有忠良壯此行。家初修降表。我無名。不是隨班拜舞人。誰遣附庸祈請使。要教索虜誠忠臣。客子漂搖萬里程。北征情味似南征。小臣事主寧無罪。只作幽州謫吏行。使旆盡道有回期。獨陷羈臣去牧羝。中爾含沙渾小事。白雲飛處楚天低。

指南錄 卷二

杜架閣二首

天台杜濟。字貴卿。號梅壑。糾合四千人。欲救王室。當國者不知省。正月十三日。見予於西湖上。予嘉其有志。頗獎異之。十九日。客贊予使北。梅壑斷斷不可。客遂之去。予果爲北所留。後二十日。驅予北行。諸客皆散。梅壑憐予孤苦。慨然相從。天下義士也。朝旨特改宣教郎。除禮部架閣文字。二首。

仗節辭王室。悠悠萬里轅。諸君皆雨別。一士獨星言。啼鳥亂人意。落花消客魂。東坡愛巢谷。頗恨晚登門。

昔終魏公子。今事霍將軍。世態炎涼甚。交情貴賤分。黃沙揚暮靄。黑海起朝氛。獨與君携手。行吟看白雲。

聞鷄

自入北營。未嘗有鷄鳴。因泊謝村。始有聞。是夜幾與梅壑逃去。二更遣劉百戶二三

十人擁一舟來。逼下船。遂不果。

軍中二十日。此夕始聞鷄。塵暗天街。靜沙長海。路迷銅駝。隨雨落。鐵騎向風嘶。曉起呼
 詹尹。何時脫繁藜。

命裏

二月初十夜。爲劉百戶者所迫。中原人尙可告語也。賈餘慶語鐵木兒曰。文丞相心
 腸別。翌日早。鐵木兒自駕一舟來。令命裏千戶捧予上船。凶蹤嚇人。見者莫不流涕。
 命裏高鼻而深目。面毛而多鬚。回回人也。

熊羆十萬。建行臺。單騎誰教。免胄來。一日。捉將沙漠去。遭逢碧眼老回回。

留遠亭

十一日宿處所上。有留遠亭。北人然火亭前。聚諸公列坐行酒。賈餘慶有名風子。滿
 口罵坐毀本朝人物。無遺者。以此獻佞。北惟齊聲笑。劉出數奉。以潘夔爲北所薄。文
 煥云。國家將亡。生出此等人物。予聞之。悲憤不已。及是。諸酋專以爲笑具。於舟中取
 一村婦。主亭中。使爲劉寢。據劉之交坐。諸酋又喚婦抱劉。以爲戲。衣冠掃地。殊不可。

忍則堂尤憤疾云。

甘心賣國罪滔天。酒後猖狂詐作顛。把酒逢迎曾虜笑。從頭罵坐數時賢。賈落得稱呼浪子劉。樽前百媚佞旃裘。當年鮑老不如此。開遠亭前犬也羞。劉

平江府

予過吳門。感念悽愴。向使朝命不令人衛嚴速。予以死守。不死於是。即至今存可也。予托病臥舟中。舊吏三五人來。遺民聞吾經過。無不垂涕者。舟到一時頃。即解纜。夜行九十里。北似防我云。

樓臺俯府楫。城郭滿干戈。故吏歸心少。遺民出涕多。鳩居無鷓在。魚網有鴻過。使遂睢陽志。安危今若何。

無錫

已末予携弟璧趣廷對。嘗從長江入裏河。趨京口。回首十八年。復由此路。是行驅之人北。感今懷昔。悲不自勝。

金山冉冉波濤雨。錫水泯泯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

爲碎。父老相逢。鼻欲辛。夜讀程嬰存趙事。一回惆悵一沾巾。

吊五木

予初以朝廷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救常州。以其爲淮將。必經歷老成。遂遣朱華將三千人從之。張全無統馭之材。自爲畦町。十月二十六日。提淮軍自往橫林。設伏虞橋。北兵至。麻士龍死之。張全不救。走回五木。五木乃朱華軍所駐。如掘溝塹。設鹿角。張全皆不許。朱華措置。殊不曉其意。二十七日。北兵薄朱華。自辰至未。朱華與廣軍與之對。北兵自路塘直來。死於水者。不可勝計。至晚。北兵繞山後薄廣軍。尹玉當之。會全胡遇謝雲曾玉先遁走。尹玉死焉。張提軍隔岸不發一矢。有利災樂禍之心。吾軍渡水。挽張全軍船。張全令諸軍斷挽船者之指。於是溺死者甚衆。張全并宵遁。惟尹玉殘軍五百人。與北兵角。一夕殺北兵及馬。委積田間。質明止有四人。得歸。無一人降者。嗚呼。使此戰張全稍施援手。可以大勝捷。一夫無意。而事遂關宗社。嗚呼。天哉。余初欲先朝張全。然後取一時敗將。並從軍法。以張全爲朝廷所遣。請於都督。乃宥張全。使自贖。予遂不及行法。後詣餘杭。發京師。姑取會全以徇衆。而噉臍多矣。過五

木弔戰場。爲之流涕。不可禦。續聞張全者。淮東之債將也。昨隨許文德復清河。兵已入城。張全鳴金散衆。許不敢以斬將自專。解趣制闕。李公以使過期之得不死。予不知受其誤。其免罪。又出於第二次僥倖。卒爲降北。可歎恨云。

首趣動王役。成功事。則天富平名。委地好水。淚成川。我作招魂。想誰爲掩骼緣。中興須再舉。寄語慰重泉。

哭尹玉

尹玉江西憲司將官。五木之戰。手殺七八十人。其麾下與北兵戰併死。無一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立廟。與二子官承節。郎下。江西安撫使。撥賜良田二百畝。其間以捕寇死者何限。惟玉得其死所。恤典非細。哀榮備焉。

團練濠州廟額川。官其二子。賜良田。西臺捕逐多亡將。還有焚黃到墓前。

常州

常州。宋睢陽郡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種。死者忠義之鬼。哀哉。

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無。壯甚睢陽守。冤哉馬邑屠。蒼天如可問。赤子果何辜。唇齒提

封舊、撫膺三嘆吁。

鎮江

至京口。予以十八年。曾自鎮江趨京。今自京趨鎮江。俯仰感嘆。爲之流涕。
鐵甕山河舊。金甌宇宙非。昔隨西日上。今見北軍飛。豪傑非無志。功名自有機。中流懷
上。稚風雨。濕雙扉。

渡瓜洲

諸祈請使十八日至鎮江府。阿朮在瓜洲。即請十九日渡江。至則鮮腆倨傲。令人裂
眦。諸公皆與之語。予始終無言。後得之監守者云。阿朮言文丞相不語。肚裏有傀儡
彼知吾不心服也。

跨江半壁。閱千帆。虎在深山。龍在潭。當日本爲南。制北如今翻。被北持南。
眼前風景異。山河無奈諸君笑。語何坐。上有人正愁。絕胡兒便道。是傀儡。

弔戰場

連年淮水上。死者亂如麻。魂魄丘中土。英雄糞上花。士知忠厥主人亦念其家。夷德無

厭。甚。皇。天。定。福。華。

河京口

予回京口。幸得間。問舟爲脫去。計連日不如志。賦是詩。

早作田。文去終無。蘇武留。偷生寧。伏劍忍死。欲焚舟。逸驥思超乘。飛鷹志脫鞲。登樓望江上。日日數行艘。

思小村劉

春雲慘慘兮。春水漫漫。思我故人兮。行路難。君轅以南兮。我轅以北。去日以遠兮。憂不可以終極。窳予馬兮。江臯式燕兮。以遊遨。念我平生兮。思君鬱陶在師中兮。豈造次之可離。忠言不聞兮。思君忸怩。毫釐之差兮。天壤易位。駟不及舌兮。臍不可噬。思我故人兮。懷我親。懷我親兮。思故人。懷哉懷哉。不可忍兮。不如速死。慨百年之未半兮。胡中道而適止。魯連子兮。義不帝秦。負立德兮。羽不名爲人。委骨草莽兮。時乃天命。自古孰無死兮。首邱爲正。我行我行兮。夢寐所思。故人望我兮。胡不歸。胡不歸。

沈願家

予回京口。北人歎之府中。予不得離岸上。得沈願家坐臥。北不意予爲邊計也。孤舟霜月。迥曉起人柴門。斷岸行簪影。荒畦落履痕。江山渾在眼。宇宙付無言。昨夜三更夢。春風滿故園。

指南錄 卷三

脫京口

二月二十九日夜。予自京口城中。問道出江漕。登舟泝金山。走眞州。其艱難萬狀。各以詩記之。

定計難

予在京城外。日夜謀脫不得。間者謝村幾去。至平江欲逃。又不果。至鎮江謀益急。議趨眞州。杜架閣濟與帳前將官余元慶實與謀。元慶眞州人也。杜架閣與予云。事集萬萬幸。不幸謀泄。皆當死。死有怨乎。予指心自誓云。死靡悔。且辨七首。挾以俱事。不濟自殺。杜架閣亦請以死自効。於計遂定。

南北人人苦泣岐。壯心萬折誓東歸。若非研案判生死。夜半何人敢突圍。

謀人難

杜架閣如顛狂人。醉游於市。遇有言本朝而感憤追思者。即損金與之。密告以欲遁

之謀。無不願自効。以無舟而轅。前後母慮十數。其不謀泄。眞幸耳。

一片歸心似亂雲。逢人時漏語三分。當時若也私謀泄。春夢悠悠郭璞墳。

踏路難

京口無城通衢多隘。去江尙十里。偶得一老校焉。引問道。出三數巷。即荒涼野。走至江岸。路頗近。若使不知問道。只行市井正路。無可出之理。

煙火連臺。鐵甕關。要尋間道走江干。何人肯爲將軍地。北府老兵思泆官。

得船難

北船滿江。百姓無一舟。可問杜架閣與人爲謀。皆以無船長嘆而止。是後余元慶遇其故舊。爲北管船。遂密叩之。首以承宣使銀千兩。其人云。吾爲宋救得一丞相。回建大功業。何以錢爲。但求批帖爲他日。趁承之證。後授以一批帖。約除廩車。及強委之白金。義人哉。使無此一遭遇。已矣。

經營十日苦無舟。慘慘椎心淚血流。漁父疑爲神物遣。相逢揚子大江頭。

結北難

自至鎮江。即謀船不可得。至二月二十九日。方得之。喜甚。是午催過瓜洲。賈餘慶諸人皆渡矣。惟予與吳丞相在河次。得報最遲。於是托故。以來日同吳丞相渡江。幸而北不見疑。驅迫稍緩。是夕遂逃。若非得此一結。前經營皆枉用心。惟有死耳。豈不痛哉。

百計經營、夜負舟、倉皇誰趣、渡瓜洲、若非給虜成宵遁、哭死界河天地愁。

定變難

老兵即踏路之人。杜架閣日與之飲。顏情甚狎。是夜逃者十二人。二人坐舟。猶有十人。作一陣走。恐出門大冗。則事易知覺。路必過老兵之門。於是遣三人先就老兵家。伺過門同遁。忽老兵中變。醉不省。其妻詰問之。欲喚四隣發覺。一人亟走報。杜架閣亟呼老兵出來。直至吾前。藏之帳中。三人者同時而回。老兵酒醒。以銀三百星係其腰。云事至與之。遂至二更。引路而行。是舉垂成。幾爲老兵老嫗所誤。全得杜閣機警。故徂詐。將作敵者。又隨作使耳。危哉危哉。

老兵中變意、差池倉卒呼來朽、索危若何使阿婆真、一吼自生隨後悔何追。

出門難

北始歎諸宰執於鎮江府。惟吳丞相以病不離舟。予爲遁計。宿府治。一夕即托故還裏河舟中。北亦不之疑。予遂於河近得沈願家坐臥。初北分遣諸僮監諸宰執。從予者曰王千戶。狠突可惡。相隨上下。不離頃刻。予在沈願家。彼亦同臥席前後。是夜予醉居亭主人。復醉王千戶者。伺其寢熟啓門而出。使微有知覺。事殆哉。羅刹盈庭。夜色寒。人家燈火半闌珊。夢回跳出鐵門限。世上一重人鬼關。

出巷難

北遣兵離巷禁夜。不得往來。先是有一僧。忽入沈願家。予問何人。曰百戶。問何職。管夜禁。問官勾當何如。曰官燈提照往來從便。杜架閣同之。即隨劉百戶出。強與之好。已而約爲兄弟。拉之飲於妓舍。杜強劉宿。劉俾杜歡。杜云。我隨丞相在此。夜安而後方可出。怕禁夜耳。唵送爾燈。小番隨着。唵送不妨事。杜遂約後一夕。果如約。予衣服色隨杜出。諸巷皆不呵問。杜至人家漸盡處。即以銀與小番。約之便歸。來日候于某所。小番方十五六歲。無知。於是得遁。

不時狗舖路縱橫。小隊戎衣自出城。天假漢兒燈一炬。旁人只道是官行。

出隘難

北於市井盡設險。以十餘馬攔路。予等至隘所馬驚。意甚恐。幸北軍皆睡。因得脫。袖携匕首。學柳枚。橫渡城關。馬欲猜。夜靜天昏。人影散。北軍鼾睡。正如雷。

候船難

予先遣二校坐舟中。密約待予甘露寺下。及至。船不知所在。意窘甚。交謂船已失約。奈何。予携匕首。不忍自殘。甚不得已。有投水耳。余元慶囊裳涉水。尋一二里許。方得船至。各稽首以更生爲賀。

船三五立江干。眼欲穿時夜漸闌。若使長年期不至。江流便作汨羅看。

上江難

予既登舟。意派流直上。他無事矣。乃不知江岸皆北船。連亘數十里。鳴榔唱更。氣候甚盛。吾船不得已。皆從北船邊經過。幸而無聞者。至七里江。忽有巡者。喝云。是何船。稍答以河蠅船。巡者大呼云。互船。夕者。北以是名。反側奸細之稱。巡者欲經船前。適

潮退閣淺。不能至。是時舟中皆流汗。其不來僥倖耳。

蒙衝兩岸夾長川。鼠伏孤篷棹向前。七里江邊驚一喝。天教潮退閣巡船。

得風難

予方爲七里巡船所驚。忽有聲如人。喟齒甚清。船梢立船頭拜且禱。曰神道來送。問何神。曰江河田相公也。即得順風送上。

空中喟響到孤篷。盡道江河田相公。神物自來扶正直。中流半夜一帆風。

望城難

初得順風。意五更可達眞州城下。風良久遂靜。天明尙隔眞州二十余里。深恐北船自後追躡。又懼有哨騎在淮岸。一時憂迫不可言。在舟之人。盡力搖槳撐篙。可牽處沿拽。纔然心急而力不逮。既望見城。又不克進。甚矣脫虎口之難。

自來百里半九十。望見城頭路愈長。薄命只愁追者至。人人搖槳渡滄浪。

上岸難

眞州濠與江通。然潮長舟方可到城。是日泊五里。遂上岸。城外荒涼。寂無人影。四平

如掌。一無關防。幸而及城門無他慮。當行路時。盼盼回首。恐有追騎之猝至。既入城門。聞昨日早晨。哨馬正到五里頭。時三月朔云。

岸行五里。入眞州。城外荒荒鬼也愁。忽聽路人嗟嘆說。昨朝哨馬到江頭。

八城難

既至眞州城下。聞者群至。告以文丞相在鎮江走脫徑來投奔。城中諸將校皆出。即延入城。苗守迎見。語國事移時。感激流涕。即款之州治中。住清邊堂。然後從者之始至也。引至直司。搜身上軍器。既知無他。然後見信其關防之嚴密如此。向使恐疑橫於胸中。閉門不受。天地茫茫。何所歸。噓危哉。

輕身漂泊入鑿江。太守欣然爲避堂。若使閉城呼不應。人間生死路茫茫。

眞州雜賦

予既脫虎口至眞州。喜感嘆靡所不有。各係之以七言。自正月二十羈縻北營。至二月二十九一夜京口得脫。首尾恰四十日。一入眞州。忽見中國衣冠。如流浪人。乍歸故鄉。不意重覩天日至此。

四十義賊。洛虎狼。今朝騎馬入真陽。山川莫道非吾土。一見衣冠是故鄉。

予入真州。聚觀者夾道如堵。東坡云。被天津橋上人看殺。久無此境界矣。

聚觀夾道。捲紅樓。奪得南朝一狀頭。將謂燕人騎屋看。而今馬首向真州。

京口船與稍人。北人皆有籍。予所得船。乃並緣北船販私鹽者。船與二水手。皆籍所不及。予是以得濟。豈非天哉。

賣却私鹽。一舸回。天教壯士果安排。子胥流向江南去。我獨倉皇夜走淮。

予以夜遁。北人來早方覺。而吾已在汶上矣。

便把長江作界河。負舟半夜。泝煙波。明朝方覺田文去。追騎如雲。可奈何。

予逝之明日。北人大索民間。累南人甚多。然予逝矣。不可得矣。

十二男兒夜出關。曉來到處捉南冠。博浪力士猶難覓。要覓張良。更是難。

三月朔旦。予在真州城內。賈餘慶在瓜洲。皆淮境也。而南北分焉。哀哉。

我作朱金沙。上遊諸君冠蓋渡瓜洲。淮雲一片不相隔。南北死生分路頭。

諸宰執自京城陷後。無復遠畧。北人之驅去。皆俯首從之。莫有謀自拔者。予犯死逝。

歸萬一有及國事志亦烈矣。

公卿北去。共低眉。世事興亡付不知。不是謀歸全趙壁。東南那箇是男兒。

天下趙

予至真。苗守再成爲予言。近有樵人破一樹。樹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亟取木視之。果然。木一丈二尺圍。其字青而深。半樹解楊州。半樹留真州。三字瞭然不可磨也。以此知我朝中興。天必將全復故疆。真州號迎鑾。藝祖發迹于此。非在天之靈所爲乎。

皇王著姓復炎圖。此是中興受命符。獨向迎鑾呈瑞字。爲言藝祖有靈無。

題蘇武忠節圖有序

予在京口城外。日夜求脫不得間。嗚村去。平江欲逃。又不果。至鎮江。事益急。議趣真州。余杜密謀。杜云。事濟萬幸。不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余指心自誓。云死靡悔。且辨七首。事懼不濟。挾以自殺。杜云亦請以死自效。於是計遂定。既至真州。城下。聞者群至。告以余在鎮江走脫。城子諸校皆出。既延入城。苗守遂見。語國事移時。感慨流涕。

即往住清邊堂。時從亡者始至也。引至直司，搜身上所藏軍器，既無他物，然後見信。防閑嚴密如此，向使一疑字橫於胸中，閉門不納，大地茫茫，何所歸宿？噫！其危哉！苗守袖出李龍眠畫蘇武節圖，求余詠題。撫卷淒涼，浩氣憤發，使人慷慨激烈。有去國思君之念矣。遂賦三詩。書于卷後。時丙子三月二日也。文天祥執筆於清邊堂之寓舍。

忽報忠圖紀。歲華東風吹淚落。天涯蘇卿更有歸時國。老相兼無去後家。烈士喪元心不易。達人知命事何嗟。生平愛覽忠臣傳。不謂吾身亦陷車。獨伴羝羊海上遊。相逢血淚向天流。忠貞已向生前定。老節須從死後休。不死未論生可喜。雖生何恨死堪憂。甘心賣國人何處。曾識蘇公膽不。漠漠愁雲海戍迷。十年何事望京師。李陵罪在偷生日。蘇武功成未死時。鐵石心存無鏡變。君臣義重與天期。縱饒夜久胡塵黑。百煉丹心涅不緇。

議糾合兩淮復興

予至眞州。守將苗再成不知朝信。於是數月矣。問予京師事。慷慨激烈。不覺流涕。已

而諸將校諸幕皆來。俱憤北不自堪。兩淮兵力足以復興。惜天使李公怯不敢進。而夏老與淮東薄有嫌隙。不得合從。得丞相來通兩淮脈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先去北巢之在淮者。江南可傳檄定也。予問苗守計安出。苗云先約夏老。以兵出江邊。如向建康之狀。以牽制之。此則以通泰軍義打灣頭。以高郵淮安寶應軍義打楊子橋。以楊州大軍向瓜洲。某與趙刺史孟錦以舟師直搗鎮江。同日並舉。北不能相救。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守之。且怨北。王師至即下聚而攻瓜洲之三面。再成則白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此策既就。然後淮東軍至京口。淮西軍入金城。北在兩浙。無路得出。虜帥可生致也。予喜不自制。不圖中與機會在此。即作李公書。次作夏老書。苗各以覆帖副之。及欲予致書戎帥及諸郡。并白此意。予已作朱渙姜才蒙亨等書。諸郡將以次發。時與議者皆勇躍。有謂李不能自拔者。又有謂朱渙姜才各做起來。李不自白者。又有謂李恨不得脫重負。何幸有重臣輔之。予既遣書。盼盼焉望報天之欲平治天下。則吾言庶幾不柄鑿乎。

清邊堂上老將軍南望天家雨濕巾。爲道兩淮兵定出。相公調作秋盟人。

楊州兵了約。廬州某向瓜洲某。鷺洲直下南徐侯。自管皇親刺史。統千舟南八空歸。唐壘陷。包胥一出楚疆還。而今廟社存亡決。只看元戎進退閒。

出眞州

予既爲李制所逐。出眞州。艱難萬狀。不可殫紀。痛哉。

予至眞州第三日。苗守約云。早食後看城子。予欣然諾之。有頃。陸都統來。導予至小西門城上。閑看。未幾。王都統至。迺迺山城外。王忽云。有人在楊州。供得丞相不好。出制司小引視之。乃脫回人供北中所見云。有一丞相。差往眞州賺城。王執右語。不使予見。予方歎惋間。二都統忽鞭馬入城。小西門閉矣。不復得入。彷徨城外。不知死所。早約戎裝去看城。聯鑣壕上。歎風塵。誰知關出西門外。憔悴世間。無告人。

制使遣一提舉官至眞州。疑予爲北用。苗守貳於予。云決無宰相得脫之理。縱得脫。亦無十二人得同來之理。何不以矢石擊之。乃開城門放之。使入。意使苗守殺予。以自明。哀哉。

楊州昨夜有人來。誤把忠良按劍猜。惟道使君無見解。城門前日不應開。

制使欲殺我苗守不能庇將信將疑而憐之之意多也。

瓊花堂上意茫然。志士忠臣淚徹泉。賴有使君知義者。人方欲殺我猶憐。

予幸脫身至冀州。卽議糾帥兩淮以圖恢復。制使乃疑予爲北用。欲見殺。江南與北中。皆知予爲忠義。而兩淮不予信。予平生仕官。聲迹比比。不曾至淮。天地茫茫。與誰語哉。

秦庭痛哭血成川。翻訝中行背可鞭。南北共知忠義苦。平生只少兩淮緣。

予少時曾遊眞州。至是十八年矣。初望糾合復興爲國家辦大事。乃不爲制臣所容。天乎哀哉。

一別迎鑿十八秋。重來意氣落旌頭。平山老子不收拾。南望端門淚雨流。

始見制臣小引。備脫回人朱七二等供云。有一丞相往眞州賺城。予頗疑北有智數。見予逃。後遣人詐入揚州。供吐以行反間。既而思之。揚州遣提舉官來眞州見書。乃三月初二日午前發。予以二月晦夕逃。朔旦北方覺。然不知走何處。是日便遣人詐入揚州。殆無此理。看來只是書書與苗守覆帖。初二日早到。制使不暇深省。一概以

爲奸細。而欲殺之。哀哉。何不審之甚乎。

天地沉沉。夜泝舟。鬼神未覺。走何州。明朝遺問。無是。莫恐元戎逐客。不

予在門外久之。忽有二人來。曰。義兵頭目張路分徐路分也。予告以故。二人云。安撫傳語。差某二人來送。看相公去那裏。予云。必不得已。惟有去揚州見李相公。路分云。安撫謂淮東不可往。予謂夏老素不識。且淮西無歸路。予委命於天。只往揚州。二路分云。且行且行。良久有五十人。弓箭刀劍來隨。二路分騎馬。以二馬從予。予與杜架閣。連轡而發。

人人爭勸走淮西。莫犯翁翁接劍疑。找問平山堂下路。忠臣見誦有天知。

予在小西門外。皇皇無告。同行杜架閣仰天呼號。幾赴壕死。從者皆無人色。莫知所爲。予進不得入城。城外不測有兵。露立荒棚。又乏飲食。予心自念。豈予死於是乎。爲之踟躕。心齊如割。後得二路分送行。苗守又遣衣被包履等來還。遂之揚州。是日。上巳日也。

千金犯險脫旃裘。誰料南冠反見讐。記取小西門外事。年年上巳哭江頭。

二路分引予行數里。猶望見眞州城。五十兵忽鯁刀於野。駐足不行。予自後至。二路請下馬。云有事商量。景色可駭。予下馬問云。商量何事。云行幾步。行稍遠。又云且坐且坐。予意其殺我於此矣。與之立談。二路分云。今日之事。非苗安撫意。乃制使遣人欲殺丞相。安撫不忍加害。故遣某二人來送行。今欲何往。予云。只往揚州。更何往。彼云。揚州殺丞相奈何。曰。莫管信命去。二路分云。安撫今送往淮西。予云。淮西對建康。太平池州江州皆北所在。無路可歸。只欲見李制使。若能信我。尙欲連兵以圖恢復。否則卽從通州路。遶海還闕。二路分云。李制使已不容。不如只在諸山寨中少避。予云。做什麼合煞。生則生。死則死。決於揚州城下耳。二路分云。安撫見辨船在岸下。相從江行。或歸南歸北皆可。予驚曰。是何言歟。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二路分見予辭眞確。乃云。安撫亦疑信之間。今某二人使宜從事。某見相公。一箇恁麼人。口口是忠臣。某如何敢殺相公。既眞箇去揚州。某等都送去。乃知苗守亦主張。不過實使二路分覘予語言趨向。而後爲之處。使一時應酬不當。被害原野。誰復知之。痛哉痛哉。時舉所携銀一百五十兩。與五十兵。且許以至揚州。又以十兩。二路分則許以分賜。

金百兩蓬舟一

荒郊下馬問何之。死活元來任便宜。不是白兵生眼孔。一團冤血有誰知。

二路分既信子忠義。與子中路言。真州備判司行下有安民榜。云文相公已從小西門外押出州界去訖。爲之嗟嘆不已。嗚呼子之不幸乃至於斯。其不死於兵。豈非天哉。

戎衣嘖嘖。忠臣爲說城頭不識人。押出相公州界去。真州城裏勝安民。

杜架閣幾趣壕以救免。一行人皆謂當死於真州城下矣。後得二路分送行。惟恐有北噴追之。危哉危哉。

有客倉皇欲趣壕。一行性命等鴻毛。白兵送我揚州去。惟恐北軍來捉迺。

二路分所引路。乃淮西路。既見予堅欲往揚州。遂取揚州路。時天色漸晚。張弓挾矢。一路甚憂疑。指某處瓜洲也。又前某處楊子橋也。相距不遠。既暮所行皆北境。惟恐北遣人伏路上。寂如脚救。使所過北有數騎在焉。吾等不可逃矣。

瓜洲相望隔山。柳煙樹光中。楊子橋夜靜。翻教莫輕語。草間惟恐有鷓鴣。

是日行至暮。二路分先辭。只留二十人送楊州。二十人者。又行十數里。勒取白金。亦辭去。不可挽。楊州有販鬻者。以馬載物。夜竊行於途。曰馬噪子。二十人者。但令隨馬。噪子。卽至楊州西門。予一行如言。悵悵然行。嗚呼客路之危難如此。

鎮州送駿已回城。暗裏依隨馬噪行。一陣西州三十里。摘星樓下打初更。

至揚州

予至揚州城下。進退維谷。其筭惶狼狽之狀。以詩志其概。予夜行脚枚至揚州西門。憊甚。有三十郎廟。僅存墻塔屋無矣。一行人皆枕藉於地。時已三鼓。風寒露濕。悽苦不可道。

此廟何神。三十郎。問鄆行客。或琅璫。荒塔枕藉。無人。問風露滿堂。清夜長。

揚州城下打四更。一行人。遂人近城。西門。漫坐地上。候啓門者。無慮百數。城上問何人。從他人應答。予等莫敢語。悉聲音不同。卽眠生隨後。

謙鼓擊擊。入四更。行行三五人。兩城。隔墻。嗚嗚。無人應。怕恐人來捉。眼生。

予出廣州。實無所往。不得已。避揚州。猶冀制臣之或見諒也。既至城中。風露凄然。聞

鼓角有殺伐聲。徬徨無以處。

悵悵乾坤靡所之。平山風露夜何其。翕翕豈有甘心事。何故高樓鼓角悲。

制臣之命眞州也。欲見殺。若叩楊州門。悉以矢石相加。城外去楊子樓甚近。不測又有噴。進退不可。

城上兜鍪按劍看。四郊胡騎遠團團。平生不解楊朱泣。到此方知進退難。

杜架閣以爲制臣欲殺我。不如早尋一所逃。哨。一日却夜趨高郵。求至通州。渡海歸江南。或見二王。伸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益。

吾戴吾頭向廣陵。仰天無告可憐生。爭如負命投東海。猶會乘風近玉京。

金路分謂出門便是哨。五六百里而後至通州。何以能達。與其爲此受苦而死。不如死於揚州城下。不失爲死於南。且猶意使臣之或者不殺也。

海雲渺渺楚天頭。滿湖塵塵不自由。若使一朝俘上去。不如判命死揚州。

予方未知所進退。余元慶引一賣柴人至。云相公有福。相公有福。問能導至高沙否。曰能。曰何處可暫避。一日曰儂家可。曰此去幾里。曰二三十里。曰有哨否。曰數日不

一至。曰今日稍至如何。曰看福如何耳。

予傍邏、追、賣、樂人。爲說高沙可問津。此去儂家三十里。山均聊可避風塵。

予從金之說。恐制臣見殺。從杜之說。恐北騎見捕。莫知所決。時曉色漸分。去數步。則金一邊來牽。住回數步。則杜邊又來拖。行事之難從違。未有如此之甚者。

且行且止。正依違。髣髴長空曙。影微。從者倉皇心緒急。各持譏論泣牽衣。

同行通十二人行止未決。余元慶李茂吳亮蕭發遠生叛心。所懷白金各一百五十星上下。竟携以走。

問誰攫去橐中金。僮僕雙雙不可尋。折節從今交國土。死生一片歲寒心。

予危急中隨行四人。皆負而逃。外旣顛隤。內又饑困。行數十步喘甚。不能進。倒荒草中。扶起又行。如此數十而天曉矣。

顛崖一陷落千尋。奴僕偏生負主心。饑火相煎疲欲絕。滿山荒草曉沉沉。

予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隨賣樂人趨其家。而天色漸明。行不得進。至十五里頭半山。有土圍一所。舊是民居。毀蕩之餘。無椽瓦。其間馬糞堆積。時惟恐北有望高者。見一

隊人行卽來追逐。只得入此土圍中暫避。爲謀拙甚。聽死生於天矣。

戴星欲趣野人家。曙色紛紛路愈賒。倉卒只從山半住。頽垣上有白雲遮。

既入土圍中。四山閒然。無一入影。時無米可飯。有米亦無煙火可炊。懷金無救也。哀哉。

路逢敗屋作鷄棲。白屋荒荒鬼哭悲。袖有金錢無米糴。假饒有米亦無炊。

土圍糞穢不可避。但掃淨數尺地。以所携衣服貼襯地面。睡起復坐。坐起復睡。日長難過。情緒奄奄。哀哉。

掃退蝨。蝦枕敗牆。一朝何止九迴腸。睡餘捫虱沉。沉坐。偏覺人間白晝長。

北法惟午前出哨。午後各歸。若是日起捱至午後。懼曰今日得命矣。忽聞人聲喧啾甚。自壁窺之。乃北騎數千。自東而西。於是追咎不死於揚州城下而被捉於此。苦矣。時大風忽起。黑雲暴興。數點微雨下。山色昏冥。若有神功來救助也。

飄零無緒嘆途窮。搔首踟躕日已中。何處人聲似潮。泝黑雲驟起滿山風。

數千騎隨山而行。正從土圍後過。一行人無復人色。傍壁深坐。恐門外得見。若一騎

入來。即無鳴類。時門前馬足與箭筒之聲。歷落在耳。只隔一壁。幸而風雨大作。騎只徑去。危哉危哉。哀哉哀哉。

晝聞萬騎忽東行。鼠伏荒村命羽輕。隔壁但聞風雨過。人人顧影賀更生。

予與杜架閣及金應張慶夏仲呂武王青鄒捷共八人在土圍中。時已過午。謂哨不來。山下一里有古廟。廟中有丐婦居之。廟前有井。遂遣呂武鄒捷山下汲水。意或可以得米菜少救饑饉。不料哨至。二人首被獲。二人解所腰白金。近三百兩。悉以與之。北受金得不殺。及哨過。二人方回。相向哀泣。又幸性命之苟全。

青衣山下汲荒泉。道遇腥風走不前。向晚歸來號且哭。胡兒只爲解腰纏。

早從賣柴人行不能前。遂至於土圍中。約賣柴人人城糴米救性命云。不奈何忍饑。一日城中衛哨後方開門。米至則黃昏矣。是日北數百騎薄西城。於是門不開。賣柴人竟不得出。予等饑窘失措。又以土圍中露天不可睡臥。於是下山投古廟中。與丐婦人同居焉。

眼穿只候賣柴回。今日堡城門不開。糴米已無消息至。黃昏惆悵下山來。

既至廟中。坐未定。忽有人携挺至。良久。三四人陸續來。吾意不免矣。乃知其人自城中來。夜討柴來。早入城赴賣。無惡意也。數人糞糝。出其餘以遺我。有未冠者。一夕於庭中燒火照明。諸樵亦不睡。我等且困且睡。是不可言。

既投古廟。覓藜羹。三五樵夫。不識名。僮子似知子。夢惡。生柴燒。火到天。明。

予等饑甚。樵者飲食。輒乞其餘。破廟何所。風露凄然。僅存。身猶不自保。哀哉。

苦作江頭乞食翁。一層破廟五更風。眼前境界身何許。始悟人間萬法空。

予見諸樵夫。幸而可與語。告以愚難厚許之。使導往高沙。賴其欣然見從。謂此處不是高沙路。方駐堡城北門。買家庄。少駐一日。却爲入城糴米買肉。以救兩日之饑。又顧馬辨乾糧。以備行役。於是五更隨諸樵夫往焉。時樵夫知予無聊。又有所携。使萌不肖心。得財豈不多於所許。淮人依本分感激。豈亦有天意行其間乎。

樵夫偏念客途長。肯向城中爲裹糧。曉指高沙移處泊。司徒廟下買家庄。

買家庄

予初五日。隨三樵夫。黎明至買家庄。止土圍中。臥近糞壤。風露凄然。時枵腹已經兩

夕一日半。懇三樵夫人。城羅米買肉。至午而得食。是夜僱馬趨高沙。行邊無鳥雀。臥處有腥臊。露打鬢眉硬。風搜顴頰高。流離外。顛沛饑渴內。煎熬多少。偷生者。孤臣嘆所遭。

揚州地分官

初五至晚。地分官五騎。咆哮而來。揮刀欲擊人。凶饑甚於北。亟出濡沫。方免毒手。急令離地分去。告以入城。云人城必被殺。幸而脫北方之難。不意困折於我土地。天地雖大。無所容身。哀哉。

五騎馳來號徵巡。咆哮按劍一何嗔。金錢買命方無語。何必豺狼罵北人。便當縞素駕戎車。畏賊何當畏虎如。看取摘星樓咫尺。可憐城下哭包胥。

思則堂先生

初四日予在桂公塘。北騎數千東行。莫知其故。買家庄有樵夫云。昨夜北言甘泉。西去城四十里。有白鬚老子。設青罍。飯於救生寺。龜前。稱南朝相公。問其何如。曰面大而體肥。以意逆之。則堂家先生也。因知昨日北驅奉使北去。與其所掠老小輜重。

偕行。予雖不免顛踏道路。較諸先生。不以彼易此也。先生嘗云。某四十規行矩步。今日乃有此厄。流涕二十八字。

白鬚老子宿招提。香積厨邊供晚炊。借問魚羹何處少。北風安得似南枝。

高沙道中

予屣屐夜趨高沙。越四十里。至板橋。迷失道。一夕行田畝中。不知東西。風露滿身。人馬饑乏。且行霧中。不相辨。須臾四山漸明。忽隱隱見北騎。道出竹心始安。痛定思痛。其涕如雨。

三月初五日。索馬平山邊。疾馳趨高沙。如走阪上。圓夜行二百里。望望無人煙。迷途呼不應。如在盤中旋。昏霧腥且濕。怒鷗狂欲顛。流澌在鬚髮。塵沫滿鞵韃。紅日高十丈。方辨山與川。胡行疾如鬼。忽在林之巔。誰家若竹園。其葉青。莢莢。兪皇伏幽篠。生死信天緣。鐵騎俄四合。鳥落無虛弦。遠林勢奔軼。動地聲喧闐。霜蹄破叢翳。出入相貫穿。既無遁形術。又非縮地仙。猛虎驅群羊。兔魚落蹄筌。一吏射中目。頸血僅可澣。一隸縛上馬。無路脫糾纏。一蹶躡其足。吞聲以自全。一賓與一從。買命得錢金。一伴與一校。幸不達

戈鋌。嗟予何薄命。寄身空且懸。蕭蕭數竹側。往來度飛轡。遊鋒幾及膚。怒興空握拳。跬步偶不見。殘息忽復延。當其蹙迫時。大風起四邊。意者相其間。神物來蛇蜒。更生不自意。如病乍得痊。須臾傳火攻。然眉復相煎。一行輒一跌。奔命渡平田。幽篁使自托。仰天坐且眠。晴曦正當晝。焦腸火生烟。斷器汲勺水。天降甘露鮮。青山爲我屋。白雲爲我椽。彼草何荒荒。彼水何潺潺。首陽旣無食。陰陵不可前。便如失目魚。一似無足豉。不見道傍骨。委積有萬千。魂魄親蠅蚋。膏脂飽烏鳶。使我先朝露。其事亦復然。丈夫竟如此。吁嗟彼蒼天。古人擇所安。肯蹈不測淵。奈何以遺體。糞土同棄捐。初學蘇子卿。終慕魯仲連。爲我王室故。持此金石堅。自古皆有死。義不污腥羶。求仁而得仁。寧怨溝壑填。秦客載張祿。吳人納伍員。季布走在魯。樊期托於燕。國士急人病。偶儻何拘攣。彼人莫我知。此恨付重泉。鵠聲從何來。忽有吉語傳。此去三五里。古道方平平。行人漸復出。胡馬覺已還。回首下山阿。七人相牽連。東野御已窮。而復加之鞭。躡足如移山。携持姑勉旃。行行重狼顧。常恐追騎先。揚州二游手。面目輕且儼。自言同脫虜。波波口流涎。白日各持挺。其來何翩翩。奴輩殊無聊。似欲爲鷹鷂。逡巡不得避。默默同寒蟬。道逢採樵子。中流

得、舟、船、竹、舂、當、安、車、六、夫、共、頹、肩、四、肢、與、百、骸、屈、曲、如、枯、樁、路、人、心、爲、惻、從、者、皆、涕、漣、星、奔、不、可、止、募、達、城、西、阡、饑、臥、野、人、廬、籍、草、爲、針、氈、詰、朝、從、東、渡、始、覺、安、且、便、人、生、豈、無、難、此、難、何、速、瀉、重、險、復、重、險、今、年、定、何、年、聖、世、基、岱、嶽、皇、風、扇、垓、埏、中、興、奮、王、業、日、月、光、重、宣、報、國、臣、有、志、悔、往、不、可、渝、臣、苦、不、如、死、一、死、尙、可、憐、堂、上、太、夫、人、髮、髮、今、猶、玄、江、南、昔、卜、宅、嶺、右、今、受、塵、首、丘、義、皇、皇、倚、門、望、惓、惓、波、濤、避、江、介、風、雨、行、淮、墮、北、海、轉、萬、折、南、洋、泝、孤、鶩、周、游、大、夫、蠡、放、浪、太、史、遷、倘、復、游、吾、盤、終、當、畀、我、綿、夫、人、生、於、世、致、命、各、有、權、慷、慨、爲、烈、士、從、容、爲、聖、賢、稽、首、望、南、拜、著、此、泣、血、篇、百、年、尙、哀、痛、敢、謂、事、已、邁。

北以高郵米。擔濟維揚。故白灣頭夜遣騎。截諸津。鮎魚壩其一。予是夜若非迷途。四更可達壩所。當一網無遺。乃知一夕倉皇失道。亦若有鬼神鼓動於其間。顛沛之餘。雖幸不死。何辜至此極也。

至高沙

予倉皇至高沙。驚魂靡定。回思初四土圍中。初五竹林裏。幾死。於是使果不免。委骨

草莽。誰復知之。

江南自好築金臺。何事風花墮向淮。若使兩遭豺虎手。而今玉也有誰埋。

予至高沙。奸細之禁甚嚴。時予以羅爲轎。見者憐之。又張慶血流滿面。衣衫皆污。人皆知其爲遇北。不復以奸細疑。然聞制使有文字報諸郡。有以丞相來賺城。令覺察關防。於時不敢入城。急買舟去。

發高沙

平淮千里。莽爲丘墟。自出高沙。滿目空曠。高郵水與灣頭通。下海陵。入射陽。過漣水。皆其路也。二月六日。城子河一戰。我師大捷。人指某處是戰場。

曉發高沙。臥一航。平沙漠漠。水茫茫。舟人爲指荒烟岸。南北今年幾戰場。

自至城子河。積尸盈野。水中流尸無數。臭穢不可當。上下幾二十里無間斷。乃北以二月六日。戰奉使柳岳。洪雷震。併輜重俱北。稽家莊擊其前。高郵擊其腰。北大喪敗。柳岳死焉。洪雷震今在高郵。見說北入江淮。惟此戰我師大勝。

城子河邊。委亂尸。河陰血肉更稀微。大行南北燕山外。多少遊魂逐馬蹄。

是日經行戰場。四顧闐然。悼人心恙。長恐灣頭有人出來。又恐岸上有馬來趕。正荒急間。偶然樞折。整樞良久。危哉險哉。

一日經行白骨堆。中流失柁爲心摧。海陵棹子長。狼顧水有船來步。馬來。

自高郵至稽家莊。方有一團人家。以水爲寨。統制官稽聳。其子德潤。請鄉舉其姪昌。其館客莆田人林希驥。字千里。林孔時字願學。皆銳意於事功者。稽設醴甚至。云。今早報灣頭馬出。到城子河邊不與之相遇。公福人也。爲之嗟嘆不置。願學同德潤。送予至泰州。

小泊稽莊。月正弦。莊官驚問。是何船。今朝哨馬灣頭出。正在青山大路边。

稽莊即事

乃心王室。故日夜奔南征。蹈險寧追悔。懷忠莫見明。鴈聲連水遠。山色與天平。枉作窮途哭。男兒付死生。

泰州

予至海陵。問程趨通州。凡三百里。河道北與寇出沒其間。真畏途也。

羈臣家萬里。天日鑒孤忠。心在坤維外。身游坎窞中。長淮行不斷。苦海望無窮。晚鷓傳佳好。通州路已通。

卜神

通州三百里。茅華也。還無胡騎虎。出沒山魃鬼。嘯呼王陽懷。畏道阮籍淚。窮途人物中。興骨神明爲國。

旅懷

此去通州號畏途。固應孝子爲回車。海陵若也容羈客。賸買菰蒲且寄居。天地雖寬靡所容。長淮誰是主人翁。江南父老誰相念。只欠一帆東海風。昨夜分明夢到家。飄飄依舊客天涯。故園門掩東風老。無限杜鵑啼落花。

懷則堂實堂

二先生於予厚。予之惓惓於二先生。知二先生亦惓惓於予也。

白頭北使駕雙轡。沙澗天長淚曉煙。中夜想應發深省。故人南去地行仙。

貴卿

貴卿與予同患難。自二月晦至今日。無日不與死爲鄰。平生交游。舉目何在。貴卿真吾異姓兄弟也。

天高併地迤。與子獨牢愁。初作燕齊客。今爲淮海游。半生誰俯仰。一死共沉浮。我視君年長。相看比惠州。

惠州子弟壁也

憶太夫人

三生命孤苦。萬里路酸辛。屢險不一險。無身復有身。不忘聖天子。幾負太夫人。定省今何處。新來夢寐頻。

即事

痛哭辭京闕。微行訪海門。久無鷄可聽。新有虱堪捫。白髮應多長。蒼頭少有存。但令身未死。隨力報乾坤。

紀閑

九十春光好。周流入鬼關。人情輕似土。世路險如山。俯仰經行處。死生談笑間。近時最

難得。旬日海陵聞。

聲苦

萬死奔波落一生。飄零淮海命何輕。近來學得趙清獻。叫苦時時數十聲。

即事

船隻時間鎖。城孤日閉關。驚心常有馬。極目奈無山。出路相傳險。行囊愈覺慳。歸心風絮亂。無奈一身閑。

發海陵

自三月十一日海陵登舟。連日候伴問占。苦不如意。會通州六校自維揚回。有弓箭可仗。遂以孤舟。於二十一日早。徑發十里。驚傳馬在塘灣。亟回。晚乃解纜。前途吉凶。未可知也。

自海陵來向海安。分明如渡鬼門關。若將九折回車看。倦鳥何年可得還。

聞馬

二十一夜。宿白蒲下十里。忽五更通判下文字。馳舟而過。報吾舟云。馬來來。於是速

張帆去。忙遽不可首。二十三日。幸建城西門鎖外。越一日。聞吾舟過海安未遠。即有馬至。向使吾舟遲發一時頃。已爲囚虜矣。危哉。

過海安來奈若何。舟人去後馬臨河。若非神物扶忠直。世上未應僥倖多。

如阜

如阜縣隸有泰州朱省二者。受北命爲宰。率其民梗道路。予不知而過之。既有聞。爲之驚嘆。

雄狐假虎之林阜。河水腥風接海濤。行客不知身世險。一窓春夢送輕帆。

聞諜

予既不爲制鉞所容。行至通州。得諜者云。鎮江府走了文相公。許浦一路。有馬來捉。聞之悚然。爲賦此。

北來追騎滿江濱。那更元戎按劍嗔。不是神明扶正直。淮頭何處可安身。

哭金路分應二首

金應以筆札往來吾門二十年。性烈而知義。不爲下流。去年從予勤王。補兩武資。今

春特授承信贖東南第六正將。贛州駐劄。及予使北。轉三官。授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贛州駐劄。予之北行也。人情莫不觀望。僚從皆散。雖親僕亦逃去。惟應上下相隨。更歷險難。奔波數千里。以爲當然。蓋委身以從。死生休戚。俱爲一人者。至通州住十餘日矣。閏月五日。忽伏枕。命醫三西。熱病增劇。至十一日午氣絕。予哭之痛。其歛也以隨身衣服。其棺如常。翌日葬西門雪窖邊。棺之上排七小釘。又以一小板片。覆於七釘之上。以爲記。不敢求備者。邊城無主。恐貽身後之禍。異時遇便。取其骨。歸葬廬陵。而後死者之目可閉也。傷哉傷哉。爲賦二詩。焚其墓前。

我爲吾君役。而從乃主行。險夷寧異趣。休戚與同情。遇賊能無死。尋醫劇不生。通州一丘土。相望淚如領。

明朝吾渡海。汝魂在他鄉。六七年華短。三千客路長。招魂情黯黯。歸骨事茫茫。有子應年長。平生不汝忘。

指南錄 卷四

懷楊通州

江波無奈暮雲陰。一片朝宗只此心。今日海頭覓船去。始知百煉是精金。
喚渡江沙眼欲枯。羈臣中道路崎嶇。乘船不管千金購。漁夫真成大丈夫。
范叔西來變姓名。綈袍曾感古人情。而今末識春風而。傾蓋江湖話一生。
仲連義不帝西秦。萬死逃來任海濱。我亦東尋煙霧去。扶桑影裏看金輪。

海船

海船與江船不同。自狄難以來。從淮入浙者。必由海而通。爲孔道也。由是海船發盡。適三月間。方有台州三薑船至。已爲曹大監鎮所雇。通州有下文字。自定回。張少保恰予之以一船。亦是三月方到岸。而予適來。楊守遂以此舟送予。與曹大監俱南。向使有薑船而無張少保一舟。予不能行。有張少保而無薑船。予又無仲。不我先後。適月邂逅。神施鬼設而至也。

海上多崎嶇去舟。公來容易渡南州。子胥江上逢漁父。莫是神明遺汝否。

發通州

予萬死一生。得至通州。幸有海船以濟。閏月十七日發城下。十八日宿石港。同行有曹大監鎮兩舟。徐新班廣壽一舟。舟中之人。有識予者。

孤舟漸漸脫長淮。星斗當空月照懷。今夜分明棲海角。未應便道是天涯。白骨叢中過一春。東將入海避風塵。姓名變盡形容改。猶有天涯相識人。淮水淮山阻且長。孤臣性命寄何鄉。只從海上尋歸路。懷是當年不死方。

石港

王陽眞覺道。季路漸知津。山鳥喚醒客。海風吹黑人。乾坤萬里夢。烟雨一年春。起看扶桑曉。紅黃六六鱗。

賣魚灣

賣魚灣去石港十五里許。是日曹大監膠舟。候潮方能退。

風起千灣浪。潮生萬頃沙。春紅堆蟹子。晚白結鹽花。故園何時訊。扁舟到處家。狼山青

兩點極目是天涯。

即事

宿賣魚灣。海潮至。漁人隨潮而上。買魚者邀而即之。魚甚平。

飄蓬一葉落天涯。潮濺青紗日未斜。好事官人無勾當。呼童上岸買青鰕。

北海口

淮海本東海地。於東中云南洋北洋。北洋入山東。南洋入江南。人遶江南而經北洋者。以楊子江中渚沙爲北所用。故經道於此。復轉而南。蓋遼繞數千里云。

滄海人間別一天。只容漁父釣蒼煙。而今蜃起樓臺處。亦有北來蕃漢船。

出海

二十一夜宿宋家林。秦州界。二十二日出海洋。極目皆水。水外惟天。大哉觀乎。

一團萍樣水晶盤。四畔青天作護欄。著我扁舟了無礙。分明便作混淪看。

水天一色玉空明。便似乘槎上大清。我愛東坡南海句。茲游奇絕冠平生。

漁舟

二十八日乘風。行人通州海門界。午拋泊避潮。忽有十八舟。上風冉冉而來。疑爲暴客。四船戒嚴。未幾交語而退。是役也。非應對。足以禦侮。卽爲魚矣。危哉殆哉。

一陣飛帆。破碧煙。兒郎驚餌。理弓弦。舟中自信。婁師德。海上誰知魯仲連。初謂悠揚眞賊船。後聞歎。乃是漁船。人生漂泊多磨折。何日山林清晝眠。

楊子江

自通州至楊子江口。兩潮可到。爲避渚沙及許浦。願諸從行者。故繞去出北海。然後渡楊子江。

幾日隨風北海游。回從楊子大江頭。臣心一片鐵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先生以云錄)

乘風

渺渺茫茫遠愈微。乘風日夜趁東歸。半醒半困模糊處。一似醉中騎馬飛。

蘇州洋

一葉漂搖楊子江。白雲盡處是蘇洋。便如伍子當年苦。只少行頭寶劍裝。

過揚子江心

五六

大海中一條自揚子江直上。淡者乃是長江盡處。橫約百二十里。吾舟乘風過之。一時卽鹹水。

渺渺乘風出海門。一行淡水帶潮渾。長江盡處還如此。何日岷山看發源。

入浙東

金鰲山在台州界。高宗皇帝曾繫舟于此。寺藏御書。四明旣陷。不知天台存亡。憂心如搗。見於此詩。

厄運一百日。危機九十遭。孤蹤落虎口。薄命付鴻毛。漠漠長淮路。茫茫巨海濤。驚魂猶未定。消息問金鰲。

夜潮

雨惡風獐。夜色濃。潮頭如屋打孤蓬。漂零行路丹心苦。夢裏一聲何處鴻。

亂礁洋

自北海渡揚子江。至蘇州洋。其間最難得山。僅得蛇山洋山大小山數山而已。自入

浙東山漸多。入亂礁洋。青翠萬疊。如畫圖中。在洋中者。或高或低。或大或小。與水相擊觸。奇怪不可名狀。其在兩傍者。如岸上山叢山。實則皆在海中。非有畔際。是日風小浪微。舟行石間。天巧捷出。令人應接不暇。殆神仙國也。孤憤愁絕中。爲之心曠目明。是行爲不虛云。

海山仙子國。邂逅寄孤蓬。萬象畫圖裏。千崖玉界中。風搖春浪軟。礁激暮潮雄。雲氣東南密。龍騰上碧空。

夜走

舟入東海。報者云。前有賊船。行十數里。報如前。望見十餘舟。張帆噴口。意甚惡。梢人亟取靈山巖路避之。一夕搖船極其荒迫。際曉幸得脫云。

鯨波萬里送歸舟。倏忽驚心欲白頭。何處赭衣操劍戟。同時黃帽理兜鍪。人間風雨真成夢。夜半江山總是愁。鴈蕩雙峰片雲隔。明朝躡屨作清游。

綠猗堂

予自海舟登台岸。至城門張氏家。蓋國初名將永德之後。主人號哲齋。開堂教子。關

綠猗爲賦八句。

義方堂上看。窻戶翠玲瓏。硯裏雲。壇月。席間淇水風。清聲隨地到。直節與天通。庭玉森如笋。千霄雨露功。

過黃巖

予至淮。卽變姓名。及天台境。張哲齋向予覓綠猗詩。予旣賦。題云清江劉洙書。此過黃巖。寄二十字。

魏。匪。變。張。祿。越。蠡。改。陶。朱。誰。料。文。山。氏。姓。劉。名。是。洙。

至温州

萬里風霜鬢已絲。飄零回首壯心悲。羅浮山下雪來未。楊子江心月照誰。祇謂虎頭非貴相。不圖羝乳有歸期。乘潮一到中川寺。暗讀中興第二碑。

長溪道中和張自山韻

潮風連地吼。江雨帶天流。宮殿扃春仗。衣冠鎖月遊。傷心今北府。遺恨古東洲。王氣如川至。龍興海上州。

(東洲即
常州)

夜靜吳歌咽。春深蜀血流。向來蘇武節。今日子長浮。海角雲爲岸。江心石作洲。丈夫竟何事。底用泣神州。

和自山

去年予陷北。自山自京寄詩。時予已南歸。不及領。今聞成誦。追和。作彼時語。痛定思痛。痛不可當。

春晚傷爲客。月明思見君。我方慕蘇武。誰復從田文。龍背夾紅日。鴈聲連白雲。琵琶漢宮曲。馬上不堪聞。

林附祖

林附祖福州秀才。去年三月四日。在無錫道中。忽爲數酋擒去。指爲文相公。云。僮門年四十。頭戴笠。身着袍。脚穿黑靴。文書上載了。僮門如何不是。縛至京口。辨驗。然後得釋。附祖名元龍。至南劍。爲予言。

畫影圖形。正捕風書生。薄命人。置中胡兒。一似冬烘眼。錯認顏標。作魯公。

呈小村

予自劍進汀。小村過清流來迎。不關此生復相見。

萬里飄零命羽輕。歸來喜有故人迎。雷潛九地聲元在。月暗千山魄再明。疑見倉公回已死。恍如羊祜說前生。夜闌相對眞成夢。清酒浩歌雙劍橫。

二月晦

元年二月晦。予從鎮江脫北難。險阻艱難。干今再見。仲春下澣。追感墮淚八句。

塞上明妃馬。江頭漁父船。新讐誰共雪。舊夢不堪圓。遺恨常千古。浮生又一年。何時暮春者。還我浴沂天。

有感呈景山校書諸丈

北風吹春草。陽鳥日已至。天時豈云爽。人事胡乃異。三月方皇皇。衣冠道如墜。棟橈榱桷折。木顛楨幹悴。大者懷端憂。焦頭求室煨。小者嗟行役。泥塗跋其尾。長平與新安。露鬢如櫛比。賦分本爾殊。適與天時值。哲人處明夷。致命以遂志。但令守吾貞。死生浩無愧。

即事

去年傷北使。今日嘆南馳。雲濕山如動。天低雨欲垂。征夫行未已。游子去何之。正好玉
師出。空峒麥熟時。

所懷

世途嗟孔棘。行役苦期頻。良馬比君子。清風來故人。相看千里月。空負一年春。便有桃
源路。吾當少避秦。

自嘆

草宿披霄露。松餐立晚風。亂離嗟我在。艱苦有誰同。祖逖關河志。程嬰社稷功。身謀百
年事。宇宙浩無窮。

附錄

在元師舟中（見宋師全沒南向痛哭發爲長歌以哀之）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大風揚沙水不流。爲楚者樂爲漢愁。兵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干戈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尙無疚。我生之後遭陽九。厥角稽首併二州。正氣掃地山河羞。身爲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聞關歸國洗日月。白麻重宣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得覩。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幸爲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爭奮搏。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鏑交滄溟。遊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爲螭蚌。南人志欲扶崑崙。北虜氣欲黃河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屍漂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南海。今朝只有虜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朝船々鼾睡聲。北虜去家八千里。椎牛灑酒人人喜。惟有孤臣兩淚垂。冥々不敢向人啼。六龍香竊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煙霧。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爲何人。

颶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鷂相擊分靡所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

瞻。權。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噫。此六噫歌也

哭崖山

寶。藏。如。山。席。六。宗。樓。船。千。疊。水。晶。宮。吳。兒。進。退。尋。常。事。漢。氏。存。亡。頃。刻。中。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淚。洒。南。風。早。來。朝。市。今。何。處。始。悟。人。間。萬。法。空。

北行

不。能。變。姓。名。卒。於。吳。又。不。能。髡。鉗。奴。於。魯。遠。引。不。如。四。皓。翁。高。蹈。不。如。仲。連。父。冥。鴻。墮。短。繳。長。鯨。陷。網。罟。

竭。來。南。海。上。人。死。亂。如。麻。腥。浪。拍。心。碎。颯。風。吹。髮。華。一。山。還。一。水。無。國。亦。無。家。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

海。潤。龍。深。蟄。山。空。鳥。雜。鳴。花。隨。春。共。去。雲。與。水。俱。行。壯。士。千。年。志。征。夫。萬。里。程。夜。涼。看。星。斗。何。處。是。機。槍。

別里中故舊

青。山。重。回。首。風。雨。暗。啼。猿。楊。柳。溪。頭。釣。梅。花。石。上。尊。故。人。無。復。見。烈。士。尚。誰。言。長。有。歸。

來夢衣冠滿故園。

憩蒼然亭

風打船頭繫夕鵲。亭前老子舊胡床。青牛過去關山動。白鶴歸來城郭荒。忠節風流落塵土。英雄遺恨滿滄浪。故園水月應無恙。江上新松幾許長。

舟發吉州

己卯六月初一日。蒼然亭下。楚因立山河顛倒紛。雨泣己亥七夕。此何夕。煌煌斗牛劍。光濕戈鋌當雲雷。電擊三百餘年。火爲德。須臾風雨天地黑。皇綱解紐地維折。妾婦偷生自爲賊。英雄扼腕怒髮赤。貫日血忠死。窮北首陽風流落。南國正氣未亡人。未息青原萬丈光。赫赫大江東去。日夜白。

過采石

不上峨眉二十歲。重來爲墮山河淚。今人不見虞允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長江滴處平如驛。況此介然衣帶窄。欲從謫仙捉月去。安得燃犀照神物。

金陵驛中

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復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路。化作啼鶯帶血暉。

秋日感懷

隻影飄零天一涯。千秋搖落欲何之。朝看帶緩方嫌瘦。夜怯食單始覺衰。眼裏游踪驚死別。夢中兒女慰生離。六朝無限江山在。搔首斜陽獨立時。

中秋月夜

不教收骨瘡。江邊驅向胡沙着。去鞭舊奪宮袍空。獨步新餐官飯飽。孤眠客程恰與秋天半。人影何如月倍圓。猶是江南佳麗地。徘徊把酒看蒼天。

泛揚子江

賞心亭下路。拍手唱吾歌。樓外梁時塔。城中秦氏河。江山如夢耳。天地奈愁何。回首清溪去。長江一鴈過。

葡萄肥。汗馬荆棘冷。銅駝巫峽朝。雲濕洞庭秋。水波窮愁空。突兀暗淚自滂沱。莫恨吾生悞。江東才俊多。

山川如識我，故舊更無人。俯仰千戈跡，往來車馬塵。英雄遺算晚，天地暗愁新。北首燕山路，淒涼夜向晨。

望揚州

阮籍臨廣武，杜甫登吹臺。高情發慷慨，前人後人哀。江左遶陽運，銅駝化飛灰。二十四橋月，楚囚今日來。

晚泊維揚

三年別淮水，一夕宿揚州。南極山川古，北風江海秋。昭君愁出塞，王粲怕登樓。千載英雄淚，如今況楚囚。

發高郵

初出高沙門，輕舫遶城樓。一水河曲折，百年此綢繆。北望渺無際，飛鳥翔平疇。寒蕪入荒落，日薄行人愁。行行湖曲萬頃涵，清秋大風吹檣倒。如盪彭蠡舟，欲寄故鄉淚。使入長江流，篙人爲我言。此水通淮頭，前與黃河合同作。滄海瀾，踟躕忽失意。拭淚淚不

取吳會日已遠。回首重悠悠。馳驅梁趙郊。壯士何離憂。吾道久矣東。陸沉古神洲。我今戴南冠。何異有北投。不能裂肝腦。直氣摩斗牛。但願光岳合。休明復商周。不使殊方魄。終爲異物羞。

宿清江

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圍。隔溪胡騎過。傍草野雞飛。風露吹青笠。塵沙薄素衣。吾家白雲下。都伴北虜歸。

發崔鎮驛見山

中原行幾日。今日纔見山。問山在何處。云在徐邳間。邳州山。徐州水。項籍不還韓信死。龍爭虎鬪不肯止。煙草漫漫青萬里。古來劉季號英雄。樊崇至今已千歲。

哭母小祥

我有母。聖善鸞飛星。一周去年哭海上。今年哭邳州。遙想仲季間。木主布筵几。我躬已不閱。祀事付支子。使我早淪落。如此終天何。及今舉親喪。於分亦已多。世當教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會相見。鬼神共歡喜。

彭城懷古

彭城古官道。日中十馬馳。咫尺不見人。撲面黃塵飛。向來漢王綯。素師美人寢。罷項羽。啼一時混戰。四十萬天昏地黑。睢水涸。乃知大風揚沙。失白晝。自是地利非天時。漢王倉皇問道西。一兒一女。嘻其危。太公呂后去不歸。祖上寧有生還時。未央稱壽太上皇。巍然女媧帝中闈。終當富貴自有命。造命顛倒眞小兒。

彭城行

連山四圍合。呂梁貫其中。河南大都會。故有項王宮。晉牧連楊。豫虎視北方。雄唐時。燕子樓風流。張建封西望睢陽城。只與汁水通。太平黃樓賦。尙能想遺風。邇來百餘年。正朔歸江東。遺民死欲盡。莽然狐兔叢。我從南方來。停驂撫遺蹤。故河蓄潢潦。荒城翳秋蓬。淒涼戲馬臺。憔悴巨佛峰。滄海變桑田。陵谷代不同。朝爲朱門貴。暮作行旅窮。乘除信物理。感慨繫所逢。古來賢達人。一醉萬慮空。如此獨醒何。悲風逐征鴻。

上燕子樓

自別張公子。嬋娟不下樓。遂令樓上燕。百歲稱風流。我游彭城門。來弔楚王關。問樓在

何處城東草，如雪蛾眉代。不_○乏_○埋_○沒_○安_○足_○論_○。因_○何_○張_○家_○妾_○名_○與_○山_○川_○存_○。自_○古_○皆_○有_○死_○忠_○義_○長_○不_○沒_○。但_○傳_○美_○人_○心_○不_○說_○美_○人_○色_○。

重陽日登戲馬臺

九月初九日。客游戲馬臺。黃_○花_○弄_○朝_○露_○。古_○人_○化_○飛_○埃_○。今_○人_○哀_○。古_○人_○後_○人_○復_○。今_○哀_○世_○事_○那_○可_○及_○。淚_○落_○茱_○黃_○杯_○。

發彭城

秦_○世_○失_○其_○鹿_○。豐_○沛_○發_○龍_○顏_○。王_○侯_○與_○將_○相_○不_○出_○徐_○濟_○間_○。當_○時_○數_○公_○起_○。四_○海_○王_○氣_○間_○。至_○今_○尙_○想_○。見_○虹_○光_○照_○人_○。寔_○我_○來_○千_○載_○。下_○弔_○古_○淚_○如_○潛_○白_○雲_○落_○荒_○草_○。隱_○隱_○芒_○。傷_○山_○黃_○河_○天_○。下_○雄_○南_○去_○不_○復_○。還_○乃_○知_○盈_○虛_○。故_○天_○道_○如_○循_○環_○。廬_○王_○舊_○封_○地_○。今_○日_○殺_○函_○關_○。

發魚臺

晨炊發魚臺。碎雨飛。擊面團團四野周。冥冥萬象變。疑是江南山。烟霧昏不見。

遠遊歌

黃河流浩浩。太行高巍巍。王屋山以東。百泉山以西。鄒魯盛文獻。燕趙多雄姿。右摩秦

山。碑。左。躡。函。谷。泥。鄴。隴。弔。周。公。曲。阜。拜。宣。尼。或。登。廣。武。歎。或。上。北。邙。悲。平。生。幾。兩。履。汗。漫。以。爲。期。結。交。天。下。土。要。爲。男。子。奇。吳。會。徧。王。業。中。原。隔。遺。黎。安。得。與。黃。鶴。比。翼。天。上。飛。江。河。異。風。景。擊。楫。感。且。歎。陽。運。違。百。六。興。否。俄。推。移。桑。田。變。滄。海。楚。囚。發。孔。悲。我。本。檻。車。客。爲。我。解。繁。維。青。蠅。附。天。驥。萬。里。相。追。隨。人。生。尙。行。樂。矧。復。新。相。知。周。道。思。下。泉。王。風。懷。黍。離。富。貴。非。吾。願。憂。患。那。自。持。人。命。危。且。賤。忽。若。朝。露。稀。長。恐。折。我。軸。中。道。欲。差。池。去。我。父。母。邦。我。行。且。遲。遲。聽。我。遠。遊。曲。寄。我。長。相。思。

宿潭口有感摸唐人六歌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亂。離。中。道。逢。虎。狼。鳳。飛。翻。失。其。凰。將。雛。一。二。去。何。方。豈。料。國。破。家。亦。亡。不。忍。舍。君。羅。襦。裳。天。長。地。久。終。茫。茫。牛。女。夜。夜。遙。相。望。嗚。呼。一。歌。兮。歌。正。長。悲。風。北。來。起。徬。徨。

有。妹。有。妹。家。流。離。良。人。去。後。携。諸。兄。北。風。吹。沙。塞。草。悽。窮。猿。慘。淡。將。安。歸。去。年。哭。母。南。海。涓。三。男。一。女。同。歎。欷。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豈。有。瞑。目。時。嗚。呼。再。歌。兮。歌。孔。悲。鶴。鶴。在。原。我。何。爲。

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學帖。臨鍾王。小者讀字。聲琅琅。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璧。委道傍。雁兒啄啄。秋無梁。隨母北首。誰人將。嗚呼三歌兮。歌愈傷。非爲兒女。淚淋浪。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四月八日。摩尼珠。榴花犀。錢絡繹。襦蘭湯。百沸香。似歎歎。隨飛電。飄泥塗。汝兄十二。騎鯨魚。汝今知有三。歲無嗚呼。四歌兮。歌以吁。燈前老我明月孤。

有妾有妾。昔何如。大者手將玉。蟾蜍。次者新抱汗。血駒。晨妝靚服。臨西湖。英英雁。落飄瓊。瑤風花飛墜。烏嗚呼。金莖沆瀣浮。汗渠天。摧地裂。龍鳳殂。美人塵土。何代無嗚呼。五歌兮。鬱紆爲爾。朔風立。斯須。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園春。天寒日短。重愁人。北風隨我。鐵馬塵。初憐骨肉鍾。奇禍而今。骨肉相憐我。汝在北兮。嬰我懷。我死誰當收。我骸人生百年。何醜好。黃梁得喪俱草。草嗚呼。六歌兮。勿復道。出門一笑。天地老。

過平原懷顏真卿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聲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公家兄弟奮。

戈起二十七郡。夏盟賊聞失色。分兵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將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之靈。哀哉常山慘鉤舌。心歸朝廷氣不懾。奇軀坎坷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羯虜歸何處。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於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天行。

過涿

我瞻涿鹿野。古來戰蚩尤。軒轅此立極。玉帛朝諸侯。歷歷關河雁。隨風鳴塞秋。邇來三千年。王氣行幽州。

詠史五首

斜谷事不濟。將星隕營中。至今出師表。讀之淚沾膺。扶漢明大義。赤心貫蒼穹。世以成敗論操懿。眞英雄。孔明

中原蕩分崩。壯哉劉越石。連踪起幽并。隻手扶蒼室。福華天意乖。匹碑生鬼域。公死百世名。天下分南北。劉琨

平生祖豫州。白首起犬事。東門長嘯兒。爲遜一頭地。何哉戴君恩。中道奮螳臂。豪傑事垂成。古今爲短氣。祖逖

常山義旗奮。范陽哽喉咽。胡雛一狼狽。六飛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鋌。人世誰不死。公死千萬年。韻杲鄉

起師哭立元。義氣震天地。百戰奮雄姿。禱妾士揮淚。睢陽水東流。雙廟杲百世。當時令狐潮乃爲賊。游說許遠

十月朔抵燕虜使賊臣留夢炎勸降不屈被囚

直絃不似曲如鈎。自古聖賢多被囚。命有死時名不死。身無憂處道還憂。可憐杜宇空啼血。惟願嚴顏便斫頭。結束長編尤在此。竈前婢子見人羞。落落南冠自結纓。柝楊臥起影縱橫。坐移白日知何世。夢斷青燈問幾更。國破家亡双淚暗。天荒地老一身輕。黃梁得失俱成幻。五十年前元未生。亦知憂憂楚囚難。無奈天生一寸丹。鐵馬行鑿南地熱。赭衣坐擁北庭寒。朝啜淡薄神還遠。夜睡崎嶇夢自安。亡國大夫誰爲傳。祇饒野史與人看。

風霜陰忽忽。天地澹悠悠。我自操吳語。誰來問楚囚。寂中惟滅想。達處盡忘憂。手有韋編。在朝聞夕死。休。

浩劫風塵暗。衣冠痛百罹。靜傳方外學。晴寫獄中詩。烈士惟名殉。真人與物違。世間忙會錯。認取去來時。

儼然楚君子。一日造王庭。議論探堅白。精神入汗青。無書求出獄。有舌到臨刑。宋故忠臣墓。真吾五字銘。

久矣忘榮辱。今茲一死生。理明心自裕。神定氣還清。欲了男兒事。幾無妻子情。出門天宇濶。一笑暮雲橫。

和夷齊西山歌

小雅盡廢兮。出車采薇矣。戎有中國兮。人類非矣。明主不興兮。吾誰與歸矣。抱春秋以沒世兮。盛矣吾衰矣。

又從而歌曰

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爲吾是非矣。異域長絕兮。不復歸矣。鳳不至兮。德

之衰矣。

獄中逢靈陽子談道贈古詩一篇並自述此

誰知眞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
豪傑神仙立地成。

獄中新年感懷

鐵馬風塵暗。金龍日月新。衣冠懷故國。鼓角泣離人。自分流年晚。不妨吾道春。方來有
千載兒女枉悲辛。

去年今日到崖山。望見龍舟咫尺間。海上樓臺俄已變。河陽車馬不須還。可憐羝乳烟
橫塞。空想鷓啼月。掩關人世流光忽。如此東風吹雪鬢。毛斑。

萬里雲山斷。客魂浮雲心事向誰言。月侵鄉夢夜推枕。風送牢愁晝拚門。蘇子簪中閑
日。月石郎家裏。舊乾坤。朝聞夕死吾何恨。坐把春秋子細論。

東風吹草日高眠。試把平生細問天。燕子秋迷江右月。杜鵑聲破洛陽烟。何從林下尋
元亮。只向塵中作魯連。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收歛便神仙。

可憐大流。薄白髮。魯連翁。每夜瞻南斗。連年坐北風。三生遭際處。一死笑談中。贏得千
年在丹心射碧空。

自古英雄。七還爲薄命人。孔明登四十。韓信過三旬。壯志摧龍虎。高詞泣鬼神。一朝事
千古。何用怨青春。

平生心事付悠悠。風雨燕南。老楚囚。故舊相思空萬里。妻孥不見滿三秋。絕憐諸葛隆
中意。贏得子長天下囚。一死皎然無復恨。英魂多少暗荒邱。

九月七日哭先母夫人大祥

前年惠州哭母歛。去年邳州哭母葬。今年飄泊宛何處。蕪山嶽裏菊花時。哀哀黃花如
昨日。兩度星周。俄箭疾。人生送死一大事。生兒富貴不得力。祇今誰人守墳墓。零落瘴
鄉。一堆土。大男狼狽勿復道。下有二男并二女。一兒一女亦在燕。佛盧設供損金錢。一
兒一女家下祭病脫麻衣。日晏眠夜來我夢歸。故國忽然海上見。顏色一聲鷄叫淚滿
床。化爲清血衣。蠶濕常年萎緯意。謂何親會撫我夜枕戈。古來全忠不全孝。世事至此
甘滂沱。夫人開闔分齊。魏生榮死哀送天地。悠悠國破與家亡。平生無憾惟此事。二郎

已作門戶謀。江南葬母麥。滿舟不知何日歸。兒骨狐死猶應正首丘。

獄中感憤

君不見常山太守罵鞬奴。天津橋上舌盡剝。又不見睢陽將軍怒切齒。三十六人同日死。去冬長至前一日。朔廷呼我弗爲屈。丈夫開口即見膽。意謂死生在頃刻。赭衣冉冉生蒼苔。書雲時節忽復來。鬼影青燈照孤坐。夢啼死血丹心破。只今便作渭水囚。食粟已是西山羞。悔不當年跳東海。空有魯連心獨在。

得兒女消息

故國斜陽草自春。爭元作相總成塵。孔明已負金刀志。元亮猶憐典午身。骯髒到頭方是漢。娉婷更欲向何人。癡兒莫問今生計。還種來生未了因。

辛巳元日

慙愧雲臺客。飄零雪滿氈。不圖朱鳥影猶見。白蛇年。宮殿荒烟隔。門庭宿草連。乾坤自春色。回首一潸然。

大雨歌

去年五月望流水滿一房。今年後三夕大雨復沒床。我辭江海來中原路茫茫舟楫不復見車馬馳康莊。矧居園土中得水猶得漿。忽如避巨侵倉卒殊徬徨。明星尙未啓大風方發狂。叫呼人不響宛轉水中央。壁下有水穴羣鼠走踉蹌。或如魚潑刺墊溺無所藏。周身莫如物患至不得防。業爲世間人何處逃禍殃。朝來闕溝道宛如決陂塘。盡室泥濘塗化爲糜爛。場炎蒸迫其上臭腐薰其傍。惡氣所侵薄疫癘何可當。楚囚欲何之寢食此一方。羈棲無復望坐待仆且僵。乾坤莽空洞何爲此涼涼。達人識義命此事關綱常。萬物方焦枯皇皇禱穹蒼。上帝實好生夜半下龍章。俱願天下人家家足稻梁。我命渾小事我死庸何傷。

移官籍監

燕山積雨泥塞道。大屋欹傾小屋倒。赭衣棘下無容色。倉卒移司避流潦。行行桎梏如貫魚。憐我龍鐘遲明早。我來二十有一月。若書不下幾二考。夢回恍惚入新衙。不知傳舍何時了。幸有痴兒了家事。九牛一毛亦云小。天門皇皇虎豹立。下土孤臣泣雲表。莫令赤子盡爲魚。早願當空日杲杲。

塵滿南冠歲月深。覽移一室倚旃林。天憐元是青山客。分與臙根兩樹陰。壁間頗自有龍蛇。元是誰人小佳家。不似爲囚似爲客。倚牕望斷暮天涯。

先兩國初忌九月七日

北風吹黃花落木寒。蕭颯哀我慈母。王化炎海秋日月水東流。音容隔悠悠。小祥哭下邳。大祥哭幽州。今茲復何夕。荏苒二星周。嗟哉不肖孤。宗職曠不脩。昔母肉未寒。委身墮冠髻。仰藥早去。遂庶從地下。遊太阿。落人手。死生不自由。南冠坐絕域。大期落淹留。心口自相語。形影旁無儔。空庭鬼火閃。天黑對半愁。鬼軒在何處。魂魄今安否。兒女各北歸。墳墓委南陬。寒食雨淒淒。孟飯誰與投。荆棘纏蔓草。狐兔緣荒邱。昨夜夢堂上。樂音歡綢繆。覺來尙恍惚。血涕連衾稠。晨興一辨香。痛如盤在頭。吾家白雲下。萬里關山憂。遙憐弟與妹。凡席羅庶饑。旣傷母在殯。又念兒在囚。兒囚不足念。母亦爲母謀。三聖去已遠。穹壤莽洪流。緬懷百世慮。白骨空墳溝。冥冥先大夫。鬱鬱蒼松楸。防山途。合葬。瞑目復何求。

世事濛濛總不知。南山秋意滿東籬。黃花何故無顏色。應爲元嘉以後詩。

五〇

卽事

憶昔三年朔歲在丙子。鄉朝登迎鑾鎮。夜宿清邊堂。于時氤霧陽精黯。無芒胡羯犯。彤宮犬戎升御床。慘愴銅駝泣。威垂朱鳥翔。我欲疏河嶽。借助金與湯。吾道率曠野。繞樹空徬徨。慷慨撫鰲背。艱辛出羊腸。扶日上天門。隨雲拜東皇。祖逖誓興晉。鄭畋義扶唐。人謀豈云及。天命不于常。泗水沉洛鼎。薊丘植汝箕。瑤宮可敦后。玉陛單于王。革命曠千古。被髮縣八荒。海流忽西注。天旋俄右方。嗟予俘爲誠。萬里勞梯航。秋風上甌脫。夜雪臥桁楊。南冠鄭大夫。北窖蘇中郎。龍蛇共窟穴。蟻蝨連衣裳。周旋溲渤間。宛轉沮洳場。漠漠蒼天黑。悠悠白日黃。風埃滿沙漠。歲月稔星霜。地下雙氣烈。獄中孤憤長。唯存葵藿心。不改鐵石腸。斷舌奮常山。扶齒厲睢揚。此志已溝壑。餘命終岩牆。夷吾不可作。仲連久云亡。王衍勸石勒。馮道朝德光。末俗正應靡。橫流已湯湯。餘子不足言。丈夫何可當。出門仰天笑。雲山浩蒼蒼。

端午節

五月五日午。薰風自南至。試爲問大鈞。舉杯三酌地。田文當日生。屈原當日死。生爲孽。城君死作。泪羅鬼。高唐狐。兔遊雍門發。悲涕人命草。頭露榮華風。過耳唯有烈士心。不隨水。俱逝至今荆。楚人江上年年祭。不知生者榮。但知死者貴。勿謂死可憎。勿謂生可喜。萬物皆有盡。不滅唯天理。百年如一日。一日或千歲。秋風汾水辭。春暮蘭亭記。莫作留連悲。高歌舞槐翠。

臥病

猛思身世事。四十七年無。鶴髮俄然白。鸞飛久已殂。二兒化成士。六女掠爲奴。只有南冠在。何妨是丈夫。

北轍更寒暑。南冠幾晦冥。家山時入夢。妻子亦關情。惆悵心如矢。崎嶇命復輕。遭時命如此。薄分笑三生。

疾病三連次。形容落九分。幾成白宰相。誰識故將軍。暗坐羞紅日。閑眠想白雲。蒼蒼竟何意。未肯喪斯文。

病目

近來煩惱障。左目忽茫茫。聶政心雖碎。劉伶醉未忘。問天天不應。質日日何傷。萬相由來。假收拾太乙光。

向來巖下電。無故眩生花。達摩面向壁。盧仝一塌沙。燈前心欲碎。鏡裏髮空華。何時看明月。沉沉斗柄斜。

正氣歌

予因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幾。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滷歷瀾。時則爲土氣。乍晴。旱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簾陰新燬。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奇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還。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固溷。或毀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帶是數氣。當侵沴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無恙。是殆有養以致然爾。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

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薰孤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顏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烈烈萬古存常其貫日月牛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濟陽九也實不方楚因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厝閻鬼火春院閻天黑牛驥同一皂鸚鵡鳳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清中瘡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煮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蒼天曷有極哲人曰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我非辦到中興事

一點英靈死不休

文信國公紀年錄

丙申 理宗端平三年

予以五月二日子時生。大父夢予騰紫雲而上。命名雲孫。既長。朋友字曰天祥。後以字貢于鄉。字之者。改曰履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又字之曰宋瑞。而通稱之。

乙卯 寶祐三年公二十歲

是歲大比。以字舉群貢士。弟璧同學。冬俱赴省。侍父革齋先生行。革齋先生與弟書曰。道由玉山。遇異僧指

長男曰。此郎必。一代之偉人。然非家之福也。

丙申 寶祐四年公二十一歲

二月朔禮部開榜。中正奏名。弟璧同登。及大廷試策。有司寘予第五。理宗皇帝覽予對。親掇爲第一。臨軒唱名。蓋五月二十四日也。時革齋先生臥病客邸。予自期集所。請朝假侍湯藥。二十八日。革齋先生棄世。兄弟扶護還里。

丁巳 寶祐五年公二十二歲

九月葬革齋先生

戊午 寶祐六年公二十三歲

二月從吉

己未 開慶元年公二十四歲

五月臨軒策士旨差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朝廷檢會照格。授承事郎。予聞命辭免。行進士門謝禮。旨令朝謝訖之任。時江上有變。吳丞相潛再相。初入都知董宋臣。上遷幸議。京師洶洶。予門謝訖。即上疏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建明。做方鎮廷寄。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數事書奏。不報。還里。

辛酉 景定二年公二十六歲

十月除祕書省正字

發亥 景定四年公二十八歲

正月除著作佐郎。二月兼權刑部郎官。八月以董宋臣覆出爲都知。上疏論其惡。不

報差。知瑞州。十一月赴郡。十二月迎親就養。

甲子 景定五年公二十九歲

十月召赴行在。尋除禮部郎官。十一月除江四提刑。

乙丑 度宗咸淳元年公三十歲

二月就瑞州交割提刑職事。是歲闢文山。

丁卯 咸淳三年公三十二歲

九月除尙左郎官。十二月赴闕供職。

戊辰 咸淳四年公三十三歲

正月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寶錄院檢討官。

己巳 咸淳五年公三十四歲

四月差知寧國府

庚午 咸淳六年公三十五歲

正月朔除軍器監兼右司。四月供監職免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權直。

兼玉牒所檢討官。七月除秘書少監。兼職依舊。

辛未 咸淳七年公三十六歲

冬至除湖南運判。是年起宅文山。

發酉 咸淳九年公三十八歲

正月除湖南提刑。三月領事。疏決滯淹。一路無留獄。連平巨寇。道路肅清。冬乞便郡侍親。差知靖州。是年夏見占心先生江公萬里於長沙。公從容語及國事。憫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常有變。吾閩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居一年而難作。公家番禺城陷。義不辱。自沉而死。予灑血攘袂。顛沛驅馳。卒以孤軍陷沒。無益於天下。追念公言。輒爲流涕。

甲戌 咸淳十年公三十九歲

三月赴贛州。十一月廿一日。哀痛韶下。

乙亥 恭宗德祐元年公四十歲

正月朔日得報。虜渡江。尋韶下。召諸路勤王。奉韶起兵。二月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

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四月領兵下吉州。除權兵部侍郎。職任依舊。五月丁祖母劉人夫憂。解官承重。六月葬劉夫人。起復命下。七月七日。大軍發吉州。至衢州。除權兵部尚書。職任依舊。八月至闕下。駐兵西湖上。九月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陸辭乞斬呂師孟。毀鼓不報。十月十五日入府。尋除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遣軍解圍常州。敗於五木。正城守闕。准朝命。以獨松關急。趣師入衛。辭以吳門空虛。願分兵戍守。命再下。師以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司餘抗。守獨松關。

丙子 端宗景炎元年公四十一歲

正月二日。除知臨安府。辭不拜。詣門陳大計。不得見。日贊廟謨。救宗社危亡。十八日伯顏至皋亭山。是夕宰相陳宜中遁。十九日早除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懇辭間。奉旨詣北軍講解。二十日以資政殿舊職詣北營。見伯顏。陳大誼。詞慷慨。虜頗傾動。留營中不遣。明日宰相吳堅賈餘慶以下以國降。予責伯顏留使失信。罵呂文煥逆賊引虜陷國。并數呂師孟叔姪罪惡。求死北營。虜置兵衛守。遂

不復還。其勤王兵。朝廷放散四歸。二月八日。虜驅予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等入北。十八日至鎮江。二十九日。予與杜濬以下十一人。夜走眞州。三月初一日。入眞州城。初三日。眞州給出西城。門閉弗納。尋遣兵護送出境。是夕三更抵揚州西門。不敢入。從者四人逃。初四日。伏城西荒山空屋中。虜騎萬計過屋後。幾不免。初五日。移止賈家莊。臥敗墻糞穢中。是夜趨高郵。迷失道。初六日。早遇哨。縛去一人。殺傷一人。餘幸免。初七日。匍匐至高郵。亟下船。歷七水寨。十一日至泰州。伏城下。二十二日。發舟。與虜騎相先後。二十四日至通州。閏三月十七日。遵海而南。三十日至台州境。地名城門鎮。自城門陸行。四月八日至溫州。五月朔。景炎皇帝於福安登極。改元。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赴行在。是月二十六日。至行都門。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連上章辭。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七月四日。發行都。十三日至南劍。聚兵。十一月入汀州。

丁丑 端宗景炎二年公四十二歲

正月移屯漳州龍巖縣。三月至梅州。始與一家相見。旨授銀青光祿大夫。職任依舊。

時經略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三日戰零都大捷。二十二日入興國縣。遣兵攻贛吉。斬汀州僞天子黃從臨洪袁瑞。豪傑響應。興國軍黃州新復。號令通於江淮。不幸攻贛吉兵敗。行府趨永豐。就處置司會兵。尋爲追騎所及。至空坑。失歐陽夫人一子二女行。府收拾散兵。十月入汀州。十一月至循州。屯南嶺。

戊寅 帝昺祥興元年公四十三歲

二月進兵惠州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涌衝。遣間使沿海訪問車駕。四月十六日。景六

月行朝至厓山。行府移船澳。規入覲。八月授少保信國公。職任依舊。封母曾氏齊魏

國夫人。九月齊魏國夫人薨。起復。十一月進屯潮州潮陽縣。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趨海豐。二十日爲虜騎追及。於道潰。被執服腦子不死。見張元帥。抗節不屈。張待以

客禮

巳卯 祥興二年公四十四歲

正月二日。張元帥下海。置予舟中。初六日發潮陽。初八日過官富場。十三日至厓山。二月六日。厓山行朝潰。三月十三日。虜舟還至廣州。張元帥遣都鎮撫石嵩。護予北

去。以四月二十日日行。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郡。明日東下。鑰予於舩。二十八日至贛州。六月一日至吉州。初五日過隆興。十二日至建康。因邸中。八月二十四日北行。渡江。頗有事會不濟。二十六日至揚州。九月七日哭母小祥於邳。初九日至徐州。十三日至東平府。二十日至河間。二十一日至保定府。十月一日至燕。初至。立馬會同館前。館人不受。蓋謂館以受投拜人。不受罪人也。久之引去一小館。置予於偏室。館人不之顧。次日晚。供帳飲食如上賓。館人云。真博羅丞相得語云然。初四日張元帥者始至。初五日見其用事大臣。具言予不屈狀。至午。送予於兵馬司。枷頂縛手。坐一空室。衛防甚嚴。所携衣物錢銀。官爲封藏。日給鈔一錢五分爲飲食。坐十餘日。然後解手縛。又坐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疎枷。惟繫頸以錄。得出戶。晝暄。初五日。赴樞密院。院官不及見。自是日赴院。輒空歸。至初九日。院官始引問。院官者博羅丞相。張平章。有所謂院判簽院等。不能識也。偕坐召見。予入長揖。通事曰跪。予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予於地。予坑不起。數人者或牽頸。或挈手。或按足。或以膝倚予背。強予作跪狀。予動不自由。通事曰。汝有何言。予曰。

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社稷。以至於此。幸早施行通事曰。更有何語止此乎。予曰。我爲宋丞相。國亡職當。死今日。學來。法當死。復何言。博羅曰。儒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主到今日。是幾帝幾王。我不理會得。爲我逐一說來。予怒甚。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我因興廢。故問及古今帝王。儒旣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國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予曰。謂予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者。獻國。國亡。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爲去之之圖耳。博羅曰。德祐嗣君非爾君耶。曰。吾君也。曰。棄嗣君。別立二王。如何是忠臣。予曰。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所以爲忠臣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平章皆笑。一人忽出來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張平

章曰。二王是逃走底人。立得不正。是篡也。予曰。景炎皇帝。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皇帝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德祐已去天位之後。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官。具有太皇太后分付言語。如何是無所受命。諸人無辭。堅以無受命爲解。予曰。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諸人但支離不伏。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各是其是。可也。博羅云。備旣爲丞相。若將三宮走。方是忠臣。不然。引兵出城。與伯顏丞相決勝負。方是忠臣。予曰。此說可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不曾當國故也。又曰。備立二王。做得甚功勞。予曰。國家不幸。喪亡予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臣子盡一日之責。何功勞之有。曰。旣知做不得。何必做。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蓋吾心焉。死可救。則天命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於是怒。見之辭色。云。備要死。我不教備便死。禁持備。予曰。我以義死。禁持何害也。博羅愈怒。云云。通事亦不以轉告。予不答。遂呼獄命史。云。將不去。別聽言語。初十日冬至入假。予意假滿。即見殺。乃囚在獄中。久無消息。十二月半後。一令史報云。丞相語獄官。宣差烏馬兒云。文丞相性猶硬。

不硬。又二日令史報云。博羅語烏馬兒。遲數日。與文更丞相說話。會歲終。釋放諸囚。烏馬兒語準羅。獄囚皆已寬放。惟文丞相一人在獄。博羅云。我奏却來喚。博羅至今重於一喚者。憂予之硬也。予誓死決矣。此行決死在於再說話之頃。昔人云。薑桂之性。至老愈辣。予亦云。金石之性。要終愈硬。性可改耶。予自記一宗入獄本末於此。曰。予死矣。庶幾有知予心者。

所記言時。天晚如此。當時泛應尚多不能記。己卯除日。書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旅。一旅宣王。承厲王之弊。出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爲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立宜臼。是爲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爲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博授之命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却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禹傳益不傳啓。天下之人曰。啓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耶。春秋亡公子入爲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羿之於夏。莽丕之於漢。方是篡。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

言語數陳。頗有餘憾耳。

庚辰（元忽必烈至元十七年） 公四十五歲

是歲因

辛巳（至元十八年） 公四十六歲

是歲因

壬午（至元十九年） 公四十七歲

是歲春作贊。擬終時書之衣常間。叙云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辱。爲囚虜。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諱南向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子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

鄧光薦撰文丞相傳云。十二月初七日。司天學舍三台折。初八日上召天祥入殿中。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搥摘其膝傷。公堅立不爲動。上使諭之。具略口。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慮。以事亡宋者事我。當令汝中書省一處座者。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號稱狀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願也。上曰汝何所願。天祥曰。願與一死足矣。遂磨之退。初九日宰執奏。文天祥

既不願附。本若如其請賜之死。妻逃丁力勸之。上遂可其奏。是日宣使以金鼓迎詣市。公欣然曰。吾事了矣。及行。顏色不少變。至刑所。問左右孰南向。於是南向再拜曰。臣報國至此矣。遂受刑。得年四十有七。

紀年錄公獄中手書節錄其關於大節者終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轡。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指南錄 終